



謝火保士著

建國書店發行

說小作創

園 萄 葡

著 堡 人 謝

行 發 店 書 國 建 運

創作
小說

葡萄園

著作人

謝人堡著

總店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七號

建國書店發行

分店重慶林森路一四八號

經售處

山東路二〇九號
勵力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 元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序

寫一本書，不拘大小，必須有個楔子，這才彷彿若有其事。實際楔子也有一點功用，譬如說：在讀者和批評家們，單憑楔子就可於是捷徑中得到一點目標和線索，在自己，同時也可道些小小的甘苦。是否必需，就不管它了。

在這一短篇集裏，所揀選採入的，大半都是年來於各報紙雜誌發表過的。但等揀選完畢，自己對自已就不人愜意。拙陋之處，至所難免這裏所寫的事情，一部是愛情的悲劇故事的不免有涉人俗的嫌疑；只有一部是幽默東西的，也可被人誤解作笑話；另外還有幾篇是鄉野故事，這更無味了。不過，我這樣寫，是有其他一種更深的目的的，因為寫愛情的悲劇的動因，却不是在寫愛

情的悲劇呢，而是在寫「命運」。寫幽默東西，不是目的，只在空空一笑，而是在揄揚一種「諷刺的格性」的。至於寫鄉野是給與都市生活的一個對比。

依照人類本身來說，生活便是屬於「悲劇的趨向」的。凡是悲劇，都是反面情感的同流。在表面上人是表示憎忤的；實際，却不免具着一幅狂熱的敬愛心理的。譬如戲院老闆是將預演一齣悲劇時，先把廣告貼出，大概很早便頗容易把座票售得一罄。道理就是人類有悲劇喜愛狂。這樣大概都是天才家，抑是狂人。

托馬斯哈代在他底「離婚」和「心獄」等篇中，就很可以鑑出他對於「命運」的措置的。叔本華一生的哲學也不過如此。但是，像我這幾幅蠢笨文章是不敢過於探鑿的，如果過於探鑿，自不免有一化橘爲枳之感。

書中所述的人物，也却不太劃一。這裏人物：有仍活着的，有死去的，也有半死不活的，或半活不死的，也有憑着意境製造出來的，先聲聲明，用免考據家枉費心神。不過，這却是本速朽的作品，於是也便無需考據家們關心了。

還有一件事由人物說起，我是在寫「夢」與「命運」的。意旨，是作成些不成問題的一問

題「筆調，是繪製些不成形的「形。」另一時引用挪揄嘲笑暴露及構圖心理，把一些亦可珍貴而帶着靈魂衝突式熊的故事宜瀉出來。「夢」是至含混龐聳矛盾以及易逝，並且不可控制的，「命運」有幾分和這相像：例如「夢」是「偶然的」和「冒險的」，而「命運」也是「偶然的」和「冒險的」。「夢」是忘憂的快感的，或是忘快感之憂的，同理，「命運」也是一樣。

雖然如何說，聊以解嘲，但心頭漸漸仍然不太穩逸小仲馬在寫「茶花女」開章第一句便是：「我的意見以爲只有在多多研究了人性以後我們才始能初動筆創造出人物來，猶之乎只有在認真學習了一種語言以後，我們才始能初運用這種語言一樣。」真是的，一點不錯。廚川白村也說過：「僅盛着一二分深的泥土的鉢盆裏，不是不會有開出又大又美的花的道理麼？」這兩句話是足使執筆人不得不努力的。

四〇年暮秋人堡自序

目錄

序	一
銀色壺	一
花一束	九
智井	一七
葡萄園	二七
灑金箋	三四
徵婚的喜劇	五七
新賓	六七
沙門一夜	七三
飲酒與飲酒	七九
鳳子	八四



守夜人·····	八九
歌的故事·····	九四
神聖的晚服·····	九九
慕姑傳·····	一〇四
出買了兒女以後·····	一一一
歸來·····	一一八
母與女·····	一二八
七年別·····	一三七
興傷的曲作家·····	一四六
新宅·····	一五二
夜歡·····	一六二
法官和他底兒子·····	一六七

銀色壺

謝人傑

一

「一起來，小蘭，燈已經着了，天未半大，幹麼不快點，單單讓人家焦急。你知道，周家的汽車是等多少時候了？怪無味的，讓人家等了許久，快些。小蘭，媽底好孩子，乖乖地，起來把臉洗好，不然，一會頭髮都滾亂了。好容易溫的臉水，眼看便要涼了起來，趕緊刀尺刀尺，皮鞋皮包衣服都預備好了，也都在等候妳呢！方才汽車夫不料又敲起了第三次門，我生怕他走進屋來咱們這樣子，怪難堪的，齷齪，頹塌破，每一樣事物，甚至都不如那神氣的汽車夫高明，但，好孩子，等妳坐在那嶄亮的

大汽車裏，汽車夫任憑怎樣高明，不也是僕人麼？咱們雖然卑賤，可是只要能坐在汽車裏，不也是一等小姐麼？小蘭，快點妳別發膩啦，好孩子。」

「眼看都黑了！我真沒心再去，媽，明天再說吧。」

「咳——傻孩子！妳知道周家是怎樣的人家麼？論那樣，不比咱們強得百套！我真不喜歡妳躲在小破屋裏徒願受窮，小蘭，妳真該可憐可憐媽媽，媽媽不是個不要強的人，爸爸臨死的時候，眼珠子還在睨視着什末神祕似地，就是那樣一言沒有，便糊裏糊塗地昏沉得死了！現在使我們緘口無言的，只因爲咱們命苦。可是小蘭，妳很應該乖乖的！妳看媽這年紀，頭髮又白又灰，到那裏恐怕也沒人理會了。不是麼？我們當初何嘗不是有高貴的親戚的，有有錢的朋友的，可是現在人家瞅咱們都像陌生一樣，咳——說來更可憐，那些人們有時對付我們比陌生還要陌生，這倒使我們不能不自謙一步……可是小蘭，妳快些收拾，免得碧生在家個自等妳發急，方才車夫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他說大少爺獨自寂寞地在書房裏等着妳，妳快點吧！直當賞媽一面呵——小蘭呢！」

「只要我—想起了那把酒壺，我便駭怕，心裏像鬧鬼似地，想起來我就發嘔，嘔吐一下，也倒

痛快，把那些髒東西都吐出來，心裏一定要泰然的。那把酒壺，銀色的，特別亮，周家既特別有錢，那個壺也許是銀的，亮的，很好，好像鍍鏤一樣，上面電燈照耀的厲害，更會使壺的亮法增大。我每次去，碧生都要我給他陪酒，或是他給我陪酒。不論怎樣吧，只要我一去，不管飯前飯後，大概必須喝酒，好像我們的感情就是喝酒。每次喝完酒，我必醉，醉得我怎樣呢，我真說不出那種滋味，醉時，我只感到昏沉，也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也不能想，有時是這樣，但有時甚而連什末都不知道了，甚至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現在只要我想到了周公館，接着我便要想到那銀色壺，接着我更想到了嘔吐，於是，我就覺得頭要發昏，什末都不知道了。」

「好孩子，快些吧！讓汽車等得工夫多了，回頭車夫說不定要和碧生又說出什末閒話來呢！實在碧生請妳喝酒，那不正是一種上待麼？妳看人家爲你所費的這種苦心，作衣裳買新鞋，錢呵，玩呵，用這末大的犧牲來賓待妳，傻孩子，妳還不瞭然！咱們底家趁什末，眼看連粥都沒有喝的，吃涼水還得八個銅板一挑兒，房價一間六七塊，這年頭，真是苦人的年頭。況且周家待妳那末好，那正是妳底光榮的地方呢！」

說着，這老太太便落出了眼淚。聲音漸漸遲緩下去，說不出什末了。但小蘭呢，不得不由床上

爬起，趕緊張羅一下，起始洗臉，捲頭髮，換衣換鞋的，收拾完畢，抬腳便想上車，短針指在八點半上。臨走時，這老太太還半含眼淚似地叮嚀着，「年青人，遇事都要客氣點，妳不要發煩，碧生是個好人！」目送着自己底親女走出了大門，汽車喇叭鳴過，她又接着洒出幾點酸淚，看了看壁上那座擺錘懶惰的鐘，已快九點了。孤自留在這朴素無奇的房屋裏，把煤油燈捻小一點，屋中形容得更其沉暗些，憂鬱和悽淡便從中出現了，籠罩着這老年人底心。

二

小蘭似乎費了好大周折，這才又和碧生見面了。但她每一看見碧生那種笑迷的臉，她便起始要忘記憂愁，忘記快樂，假使不都會想起了那個銀色的酒壺來，可總感到自己是在沉醉着。她對於碧生一向覺得自己是一件責任，如同傭工對於主人似地，當面的，那樣不得不保守着忠誠，去在盡着自己最可憐的義務。

初夏的六月，在夜晚，却依舊不失涼爽，碧生照例地又領她到「皇后劇場」看電影，坐在安佚的幕前的包廂裏，又是開始靈魂飛逝的時候了。銀幕都在描寫着他們底心理。

散場後，又是匆忙地同着她走進些霓虹燈最爲鮮亮的商店裏買些小品東西走走街，但不久當又要回去作夜吃的。

到家，不等他說，僕人便先問起何時開飯，但這裏所說開飯，其實正是開酒。

僕人不多時把羹菜都端上了來，桌面上擺得却十分好看，怪可心地，她感到這並不怎樣悵，但跟着的是——老僕人又把那酒壺端上，亮閃閃地色質發銀，一看她便頭暈，不禁又要想起來嘔吐。

「妳來——小蘭。」

「呵。」

「來，坐這裏。」

「我可以陪你！」

「這是夜飯，可正是我底晚飯，我每大天大半都要這時吃晚飯，而且我常希望妳來，我們好一同吃。」

「謝謝！」

「今晚妳總可以多喝點吧！我想……」

「不，我不喜歡多喝。」

「那礙什麼事來？」

「不，我可以替你斟酒，布菜。」

「來，一杯！」

「謝謝吧！」

「一壺妳都能喝，何況這一小小杯子，我頗知道妳底量，客氣！」

「……」

小蘭不知道如何說是好……靜一靜，但眼睛還時時無法不瞅那銀亮的酒壺，只要冷一睽見，頭便猛然發暈，心發嘔，辣辣的味道，藥材似地不適於口，但只知道這彷彿是件義務。

憑事實，碧生認識她近來馴順多了。因為馴順，好像已經變作自己心愛的朋友一樣，以致不肯再多費事灌酒。

她這次喝得已是半醉，臉色發燒，一切官能也都不太銳敏了。但終不知因為什末，她偶然又

發見自己是坐在碧生底懷裏了。他擁抱她，和她接吻，說些她所不懂的話和莫明其妙的語，酒的醉滋長了這魔力，她底靈魂已被榨出，昏昏沉沉地使人夢了。

三

次晨，她從夢裏醒來，好像是把自己底生靈又重捉回一樣。她醒來，但她依然感到是夢。她睜開了睡意殘餘的眼，四壁望去，發現自己是臥在一架銅質床上。天花板和牆壁雪白得都雪似地清一色，上邊掛着幾盞美術電燈，冒出的光輝發黃，黃橙色照在拖地長的寬闊窗簾上，發射出上等雅緻的氣派來。地氈上面亂扔着幾隻皮鞋，一雙彷彿是自己底另兩隻，便很難認。她又感到自己底周身發痛發酸，她於是感到這便是夢，一個富貴而近於頹廢的夢。

壁鐘响過八點，這驚惶的報點聲使她不能不醒了。她便憶起昨夜的故事來，同時她感到嘴裏還有那腥臭的酒味，心裏依是刻着那個銀色壺的印象，怪膩人地跟着她又想到了要發嘔。但，酒却好像他們那種交情上的靈魂似地，沒有酒，又怎末會使小蘭去有悵惘呢！交情一天繼續着，便是那酒漿一天沒有滴盡，那個銀色的壺也使隨着神聖些。

四

某日，小蘭獨自提着籃子，到菜舖裏去買菜，忽然發見了掛着「酒氣冲天」四個大字的酒罈子，上面擺着不少的銀色小壺，便感到十分絞痛，好似一種生活祭似地，回憶與不可解。等她匆忙地回到家來，則那輛晶亮的汽車又是停在她們底大門前了。車夫在安閑地啣着烟捲，雙眼漫合作着假寐，動也不動地在那裏呼吸着。

花一束

「謝謝你！可是，我恐怕是要對不起你了！」

「咳——何必總這樣說！這樣說，倒叫人傷心。瑛，我底心緒原本是頗整齊的，我依然有希望，我底心却野火似地燃燒着，每每我一沉思，眼前便有光的普照，我就不盡愉快起來。並且，我們底友誼不仍然是在培養着麼？只要我們底友誼是茂盛，則我們那些未來的快樂，不是將會爬上眉字的麼？」

「啊！是的！今天你又到我這遙遠的住處送贈品，這一束芬芳的花——一束濃豔和淡雅而混合紮在一起的花啊——真不媿來作代表我們底愛，我們那一顆頗堪珍貴的友情！可是，這一

束花，却很危險，差一點沒作了我們這友情的最後的一個紀念呢！你知道麼？佩捷，不這真使我感謝到流淚，讓我怎樣叫你呢，讓我叫你一聲爸爸罷——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照我這可憐的樣子，痛得這末厲害，瘦得正和十把歲小孩一樣，走路都不能夠，吃飯吃不腆，我叫你爸爸不很合適麼？」

「琪，妳不要那樣傷感，妳今天的精神——還強罷！這一次道路真夠遠，可是因為遠，隔絕了人羣底噪聲和城市，對於妳底病勢還很有好處。但就眼前這條山路，便把我走得通身是汗，路上擦着雜草和石子，越走越高，妳這房子，在山腰上，真不矮。可是我底來，果真使我興奮得很，因為我又會捉到工夫來看妳一次。」

「你知道，我底病昨晚又大加發作，發燒得很，水喝得特別多，入夜倒還沒有咳嗽，也沒喘息，平穩一夜，到今天忽然又是回到病的常態了！僥倖沒有發燒，是你帶來的福氣。」

「福氣麼？」

「是的。」

「啊，神，保佑妳吧！」

「說是福氣，但恐怕在這樣的福氣裏不會找到永恆的安息，我總覺到我自己是有一種預感的，我感到我底生命是人於有限了。如同像一隻短蠟燭似地，周身流滿了蠟淚，招引些催死的風在四下繚繞，就是這樣，在我底胸膛裏掃來掃去；我無時不在預感着我底喘息要停止，我底動作要熄滅，我底靈魂要往一個不可知之鄉去跋涉，那裏好像迷霧間能夠憧憬到的，像是有雲有烟有汪洋的大水什末一些混合體，却很使人可喜和可怕。喜的自然說是要有所安息了！但怕的是怕那種的不可知。我真駭怕，我不能再往深幻想下去。」

「妳該振作，瑛，是時候了。昨天父親還說，只要妳底病一好，快樂又該是我們底——我們馬上便可以訂婚，結婚自然可以是無條件地隨便了。」

「傻子！你看我這樣子，簡直是無法再可憐！像這樣沒有生氣的人，還能再談什麼？婚事那樣的聖名，我再沒有資格去由自己底嘴裏說出，因為病魔再不許我去向一切攀摩。」說着，瑛那幅蒼白臉又都含滿了淚。

「那，究竟妳認識我這點小小的禮物麼？妳可以揣度出這一束花的象徵麼？這裏所在潛藏的唯一誠懇的象徵便是——握——作。要知道病是和心理發生着聯索的關係的，我以誠摯作

獻——我願意妳不要無端去催殘自己，應該要珍重呵——爲了我們底友誼！這句話，並不包含什末哲理，但由我說來，却是一件責任似地。這時，如果妳能夠來看重我們底友誼的話，妳當首先去珍重自己。」

「讓我再深謝深謝你吧！可是我感激得却又要流淚。我是希望我能夠振作一下，但是，我真不知從那作起，我已是一個半飛逝靈魂的人了。你讓我作什末，我只能空在心裏想想，盤旋盤旋也就是了！我眼巴巴看着你們那青年小伙子多末美，多末康健！能舞蹈能吟唱，能看書，能作工，總之什末都在掌握中，光榮和偉大織成了你底前途，讓人感到敬畏呀！」

「我們當初何嘗不是同樣地活潑和興奮呢！現在妳雖然是很不幸，但是，健康將來是總可以恢復的，那時，我們青年的火不是又會重新燃燒起的麼？只要我們能夠活着，我們便會如願的。」

「因爲你來，這樣遙遠一次一次地，今天我底話似乎說得多了，但我感到並不過火，因爲現在我已是有了一種預感的，並且我時時是在體會到這種預感的可靠，我已能憧憬着我那扇死亡的門是將開放了……大夫每在二兩天內便來檢查一次，試試體溫，聽聽，驗驗，留些藥片，另外並

「不作出任何的表示來，其實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十分明瞭自己呢？問大夫問得連我自己都覺得是很煩了，況且大夫並不喜歡與病人談病源的，料草地安慰幾句似乎便是他底責任了！另外還說啥？」

「談話很多了，呀，今天累着妳了吧！」

「怎麼不……。」

「我想早點回去，希望妳好自珍攝。」

「不，不累。也許因為你來的原因，今天我反到很興奮。在這倉卒的生命裏，我居然還可和你再多一面之機，却頗覺到滿足。不過，我得怎樣來報答你呢？這一點，至少是能使我流乾了眼淚的。將來一旦我有大限來臨的那一天，就從那一天起，我真不希望你把些有用的工夫都消耗在紀念我上，因為不紀念我，或者是在縹緲中可以得到所謂安息。我們底友誼固然是可以引為珍貴的，但你要知道，天下可以權作友誼而珍貴的，正不止我們這一小小的部分吧！」

「我常常祈禱，同時我也替妳祈禱，天，我祝福妳！」將告別時，他便湊近坐在她底枕旁，把臉傾過去，向她注視着，還說：「後天我還可以來，如果妳希望……。」說罷，便一聲沒有了，室內寂寥

得要死。

「……」

「最好妳還是」

「傻子，還說什麼事情已經到了此一刻……可是真的，我並不是有意催殘自己，現在，我底預感已快實現了！我時時感到苦悶，窒息，和魂魄的飄玄，我底命彷彿已經被逐到懸崖上面，有風有經年不化的雪，或者就在那上慢慢蠕動和摸索。這話未免過於有些玄化，總之，我敢大料決定——我們未來的見面要逐次稀少了！你只有去努力你底前途吧。這話說來似很悲哀，但有一種預感，不希望未來的事情都是意外，一切事情均在必然中，至少可以減低些那所要憑添的悲痛吧！」

等他臨走時，親自還把那束花妥實地放進一個玻璃瓶裏，注些涼水，便放在她床頭的小几上，說起：「再見吧！後天，那天——再來看妳？」

「隨你吧！再見！」

「妳要好好地養，珍重呵——妳底病。」

室內頓呈寂靜了。留下一朵縹渺的雲，羽毛似地微軟，掃來掃去，彷彿將要擦破了這人間的
一個夢。

山腰上忽然走下來一位憂鬱的人，在荒草和石子鋪成的曲曲路上，蹣跚不定，這一位人，左臂披著上衣，右手提着個小樹條杖，悲哀不知何時便會找到他的。

又是一個禮拜的上午，可是距離那次會面已經五天了，他又不辭辛苦地去到那山腰，走進了那住宅，但是當時富有預感的人不見了！但那裏去了！他却驚詫不盡。只有老僕人在溫和地迎接他，他問道：

「人呢？怎末回事？」

「人不在這——不在了！先生，咳！她是前天天明過去的，本想不通知您，唯恐大家難過，可是您今天恰巧來了！主人也不令我們告訴您，但這樣事情還能瞞過誰去？主人只想對您說——就說病人已經送到外埠醫院去也就是了，但却不肯讓您知道她底——死。」

「呸！這真不除她底逆料呵！」但並不等再說什末，他便流出了淚，同時他還感慨上次的見面不料竟是送別了，送永別。他再睜開眼睛看時，忽然發現了那一束花還是那末一束，却不料都

枯乾了！賞識這花的瑛已經走進安息，這花也隨着走進安息了。

他猛然憶起這一點小小禮物，還能引人來謝謝，傷感呢！他默默走近了花，凝視着，流着不已的淚。

這一束花，當初她所欣賞的，然而現在他來紀念着；

於是這一束枯朽的花便永久去和兩個人底靈魂携手。

智井

居在鄉村的故事，那已經是我十年前的舊夢了。

憶起十年前的當頭，那時我正是長期的寄居在姨母家，乃是爲了求學。但在姨母家留居着兩年天氣，到了者番，自己靈骸上感到依然保存一樁刻骨而最天真的印象，除了關於一套起睡以及讀書的事情，便只賸有一顆「智井」的深痕還可以爲紀念吧。

每一憶起這種童年不可洗却的印痕心理就要跟着擺動起來。

也許因爲是童年，不過我向來相信居在姨母家的事情是一種從未嘗受過比那再美再愉快的生活之一段。因爲什末，我不知道，但我只能感到是有神密作祟。

窺母住宅的後邊便是一座小樹園，再後就是一座弧形的大護園；大護園到了春夏季節只是種菜，有時秋間滿都堆成各種體積的農產收穫品，寒悄的冬天却是空閒着。小樹園裏的形色當然是很豐滿的，滿都擁滿了幾十年來栽成的菓子樹，三月裏的紫丁香，三月裏的小桃紅，五月裏的榆葉櫻桃樹，八月裏的晚葡萄樹，老秋的梨樹，棗樹和懶刺梅樹……因為園子很窄小，所以枝枝葉葉都是逢頭契合起來。地下的樹根一定會打成一片，夏日的雨水一勤，那些溫柔的樹根便容易從毗連的房宅底下爬延到前院的天井去，在前院時時萌出嫩微微的綠芽來，管院夫不高興時便把這些小品東西剷得一平。

智井是處在那豐美的大護園的西北角上。

相傳那個智井起初是預備掘成一座地窖，爲的付末，却不常有人熟悉這勾當，但可惜也沒有掘成功，那事情當然很嚴緊，大概足爲一般人所不能知道的。但是後來人們每每都稱那是一座廢井，沒有水當然也就不會賦有井的效力，關心它的人似乎也就從中而減，但是我們童年人的心理對於這種事件當然又是另一種的着眼了。

智井周圍之點綴的確是很幽雅。北國的春縱使是遲，過了清明節那地方便會綠油得蓬鬆

起來，滿處的草芥一種一種長着，類似鐵葉子，耐霜的車輪草，玲俐的蒲公英，野香的金盞花，以致野葦荳種種的天然東西，似乎應有儘有。兩開地方是有兩排高樹，靠北牆的是叢盛的桑樹，西牆腳下的便是腐朽的老榆并長槐；如果你若傾耳打算去注意風的來龍去水，就可以呆在牆腳的樹旁，站找着了——刮了大風，樹尖便會沙沙吵吵暗叫，小風只是把高空的葉子搖得嘩拉嘩拉微顫。風暴經過的時候，樹只是呼呼亂響一陣風一息，那響聲也跟着立刻停止下去，樹木飲着暴烈的吹蕩就像被力士武神底撼動一般。

那種生活所以不寂悶的，一則是因爲不乏求學的伴侶，其次便是首次離家的緣故，那些同伴是誰？自然是我的一位表妹和兩位表弟，表兄和表姊年紀長了，不再念書，但表兄已經是有過三年結婚經驗的人了，表姊的婚約依着鄉間的習例已曾預約了六個整年，但還沒有出嫁。

我和表姊妹每天每天都是追隨着一致行動，吃飯起居，看書，上下學，製造各科的遊戲工具……沒有差過時間，沒有差過地點，恍然二年如一日。

閒着找不到工作時，有事無事我們都喜歡去到大後園，小後園有時也常去，折葡萄和折櫻桃的勾當幾乎被我們所獨營。晴天時候，我們總喜歡把正堂裏幾百年存來的舊書拿出來翻閱。

偷偷地攜出來又偷偷地送回去，不肯讓姨父和姨母瞅見。兩日一到，我們的工作就繁雜不同起來，在園子和院心裏，於是常可找到了我們的腳跡，甚至把雨後生出的新草都給踏得一株不留，有若大軍開過去的馬蹄道一樣，我們不是施泥去壘水壩，就是裸着足各角落去疏通小水池，水一放乾，就可以彎曲着腰在捉蚯蚓，捉來，把它裝進小嘴細長玻璃瓶裏擺在書台上，再作工課的際當，就可請它來作我們異樣的陪客了。但是卒有一天，那瓶子被媪僕失了手拖到地上，玻璃瓶一碎，蚯蚓的生命當然也就難保。從此我們便對於媪僕代給收拾書台的意見漸漸不大歡迎了，有時竟會借題叱責起她的不是，去故意惹她心裏難過。

就是這樣把取鬧和玩耍，而却是形成無意中把院落的規整給招擾了，但不料至低限度是會惹起了南樓僧的一部心裏反對。等待雨過天晴，院心裏被踏出的各樣泥痕，晒成各樣的泥了，一片朽草葉，一堆碎磚瓦南樓僧當然是又跟着添上了一些新活，他於是該起始兀自作着剷平的工作了，此外還要掃，大水竹帚總得需要三數把。地面上的雨水一乾，每條的小甬道都不會再溼泥地只作些龜紋狀，可是捉弄蚯蚓的事情早已忘掉，那些對於媪僕不利的印象依然洗不清，小嘴玻璃瓶不會自然長上，則故意掩與媪僕善於破壞的影子也不會自新消去。

等到其他地方的雨水也同樣地晒乾時，園子裏的蔬菜和菓樹梢都旱起來，似乎在苦着臉都向着天熱抱有一種渴意，子午線下當頭的阳光自然劇烈，莢莢子都給照得發焦，捲捲曲曲成一團五穀莊稼有時也要顯露出一點苦悶的形色了，不過那總因是大田。

灌溉田園的事情却不很夥，不很夥當然也就算作不平凡。天旱時，那座智井似乎便從中有用起來，智井本身也彷彿爭一口氣，久所被人擲揄它無用之點就立刻消失下去。智井中居然有了很深的水，雖然不是泉裏湧出的水只能說是往日雨水匯合所成，填在一起；但和真正含有全效的井却沒有兩樣了。但果若利用這座智井去灌溉青菜和菓子樹，可真無異去從它底身上拔起吧！殘酷地促其快快枯朽下去。

但灌溉果是終不可免了，每次大約總以夕陽上，主持灌溉的角色當然是脫不掉南樓僧的，我們幾個人也跟着吵鬧，那不過似是配角或是小丑罷了。

施用担水的方策他倒不醉心贊成，但他喜歡排水。

排水在他總還算是一個新穎而且便利的「題材」呢。從一條有枝有幹的水道上滴水，向每個每個園好池種的青池子裏淌去，第一池灌滿，便起始把水頭引向另一個池子去。因為園子

很大，灌起來頗需時間，有時一直把這工作會延到月亮上升的時節。

常此以往，則智井裏保存的一些餘水當然是不足汲的。漸漸終有一天，就把那座所謂之井又重化到了本來的面目了。於是這時我便不禁多少感到一種怨惜的楚盪。每一排水完了，夜景便隨着美妙起來成雙化對的蝙蝠反復地飛，振着翅膀紮向桑樹排裏去，轉一轉，把樹尖撞得一顛，回頭忽然又從耳旁溜過來，一翻一摺把那些度夜的昆蟲逐得亂飛亂舞。夜便是它的世界，盡力表現着它的爲王，布穀鳥和黃鸝一些遜日的當朝早已辭去了其當年的盛世。我們踏着夜草，把犄角和鞋子都被露水沾得滿濕。至於桂芝表妹的長筒襪却更濕得可憐，只剩有腿上的綺羅短裙如同陽傘似地在膝部擺動着沒有濕回到屋裏自是難脫出姊姊的責罰，甚至有時也容易引起她拒絕桂芝的好些行動。

由於這樣好多銘甚的事情，每一滋耀心頭，彷彿便會增加我對於回憶的念頭伸入濃度。究竟這種回憶並不一定準是悲哀或是悵惘。

中夏，智井終於爲灌溉而被淘空了，繼着我們的心扉便感有一點失意，認爲一種偶然的憾事。

到了現在那顆充滿印象的生活，是依貯在我的胸膛裏，不但守留着理想中還要長出了很多附和的表示來。但實際那智井主人的家事和我理想中的憧憬是否還能逢合？恐怕誰也不敢猛地確定吧！

清明節一過，郊外旅行已經也不算如何新鮮的盛事了。不過由於旅行，我看到坟墓前邊的野祭，樹木又重載起了新綠草地也郁生得如茵了。於是便有很多不同的情懷盤懸於我的心頭上，我總感到喜怒無常，不過最有力的便是引起了我不再丟失回憶。就在這個時期我不料會接到了資韶表弟的一件遙函這不能不使我重溫十年前的兒童時代舊夢了。

信件會告訴我「完了！完了！完了一個都好似雲似地變幻着。」這信真有如是報傷吧！不然爲什麼會使我如此地傷感呢！雖然不是真的報傷，但我却收到所與報傷一種相同的悵惘了。

這信真好像是不速之客，久所期待的事情竟還無法實現吧！

所在多年間是不會夢想過的現在，居然會臨到眼前，雖說只是一件小小的信，可是這信會使我全身顫動和不安，也會使我的整個靈魂陷於浮亂吧。

記憶於是還能讓我回想起十年前南樓僧兀自立在智井旁汲水的事情，小桃紅和櫻桃花

開上滿園的快活，大表兄凱詔是喜歡騎快馬和打獵的一些得意故事，表弟和表妹我們四人偷偷地在月下接露水吃櫻桃的兒時夢，兩年天氣度過的巨事瑣事……什末都在襲我而來。

看看吧，現在又是時屆五月了！

五月又該怎樣呢？呵，但是我說不出這五月的石榴花該是怎樣了！然而你看：窗戶紙滿都反映着一種樹木的娃綠色，每個人的心靈却彷彿都由五月的水盆洗過似的，上面積着的鮮豔的泡沫兒，是該多末天真呢！但是不，天真已經又是另一羣兒童寶貴東西了。像我這樣半老似地模樣，還能再有什末資格去理問天真呢！不過對於那樣的快活現在我只賸有一幅殘散的回憶了。

姨母家近數年來是步步趨於淒淡，人事也都漸漸凌亂起來。

消息知道越詳細，越是增加我回憶的悲愴之深吧。

至於資詔現在已經輟學九年了！按他家庭已是五世讀書的門第，臨到他已經算作六世，這頗嚴似一種傳統的任務了，但任務却間斷在他底時代裏，這樣不能不說是環境命令他如此吧。至於大表兄已經作三個稚子的父親，服務於本鄉機關作小職員，自己一切營生開銷都要由這出，然而我要說：想起了當年的駿馬和德式的獵槍都那裏去了？那些物件一定會拍賣的，十年工

夫也許就不知轉換了多少主人哩！況且姨父是作着一點小差事，收入也很微小，姨母只是坐家，啣着紙烟當主婦。桂蘭表姊也已出嫁三整年，婆家離本鄉是十分的窩遠，索性也連音信疏通起來。表妹的年齡自然也不小了，但是沒有提到她的婚嫁事項，我想她現在只不過空是當一個婀娜的識字村姑罷了！

旁的盛事似乎是談不到了。而且那院後五畝的種菜園也典押與鄰人，這也許是有一種寓意的，我在想着。可是那座智井主人呢，究竟還是誰？關於這個，覺得資詔再不喜歡多告訴我一點，然而那十年前苦自搖動灌溉菜地攪水機的南樓僧，他說已經被染疫逝去了！扔在人世的一妻二子，依是住在村南崗上的一間破爛小樓裏，那小樓是特別暗淡僻靜的一間小樓，未亡的妻後來便每每走進臨近的集市去，去賣些迎合時代的花朵和迎合心理的曲唱，就靠賴這個去支持將要窒息的生活。這雖然是很卑下的，可是那種靈魂一定還是和往昔一樣的高尚吧！我在祈禱着。

智井沒有人再提，唉！使用智井的人也就跟着不在了。想想正堂後身的小菓樹園的菓花，恐怕正在開放第十次嘍！

但是菓樹園第十次的花朵恐怕也將隨着這惹人時光凋謝下去。

鏤刻的往事呵，恰似一場空餘的短夢，想起來就叫我猛力神往。於是，我的靈魂又若瘋狂似地飛躍着，一直飛到十年前的舊窠裏。

後記：這篇東西，是我幾年前的舊作。翻起來，不免有些致使自己不滿的地方。因為這樣很好的故事，竟被我寫得拙笨多了。近日泰來兄催稿，在我百忙中也就不無時再來修改和潤飾，只好請他拿去「覆瓿」。二十九年一月七日記。

葡萄園

秋天，葡萄園裏又該掛起那紫紅穿串的寶珠來。

俞老先生每到八月節的前三日，便必和太太乘着馬車一同走出街市，走進郊野，去到葡萄園去。八月節自然正是中秋，澤的葡萄已經上市，算作中秋節的菓實，但這滿園的葡萄，曾經俞老大夫婦節前三日親自來到這園裏瞻望一次，園裏的幾位看守人是不能輕易折取的原因，不只因為壯觀這葡萄園，和點綴這未來的中秋節，同時却是點綴一種憶回呢這回憶是包含首紀念

計節。這葡萄園已是有着短短的十一年的小歷史，在這十一年裏，俞老夫婦每逢八月節

的前三日，這就是說——八——月——十——二——日來到這園子追尋紀念的事情未曾間度過一次呢。

十一年的天氣，雖然已是在這旅人途上輕輕爬過，但是俞老夫婦，每一有所回憶時，便不盡感到十一年前的樣子是和昨日啓示着緊密的聯索，因有這種感覺，所以他們對於往事的心理，常是伸入深刻的濃度裏。

在未栽成這葡萄園之前，那時俞老夫婦還都是中年人，恐怕決想不到現在會有這般衰朽不堪的狀態和每天都在盤桓着將近一生的得失呢。那時節他常常依是自豪爲青年人的，作着青年人所愛作的事，幻想着青年人所喜歡瞻望的未來，和享樂着家庭同子女底人倫之樂，未曾不想愉快終生，也未會不想終生可以愉快，但是悵惘，往往會把愉快化爲許多泡沫的。

俞老先生住宅的後院，却是南窗底下，有一行葡萄架，長得很。夏日，新葉長得蓬蓬地層疊不破，可以把晒在窗上的太陽遮去，有時還可藉資擋一擋暴風並暴雨。小孩子時常淘氣，會把青色葡萄一串串擗下投到曲家所相毗連的後園去，偶而只會換來一陣雅笑。兩個後園的牆壁間只有一座窄小的角門，多年塗抹的綠漆油現在已經褪去那清鮮的色素了。不過常常是關閉着。大

小姐——梅，便是愛護這葡萄樹的唯一的人。白天她常喜歡坐在樹下歇息或是看書。月夜，遇見沒有風的時候，便在教給小弟小妹去練習口琴，一直吹得使嘴唇都感到發麻而後止。

不久，她便認識了一位忠實的愛人——曲家的少爺呢！從此那一座窄小的角門幾乎便要每天有人過往的。

葡萄樹是她所愛惜的，每逢夏季來臨，後園的葡萄架下充滿着陰鬱的氣息，還時常潛着那溫柔的風，白晝或是暮晚，她在那裏度着生活，好像她一幅小避暑地似地，在那裏，她曾用過她那亟其聰明的心理，在幻想過一些事情以致還打算作了些事情。

曲漢汶和她所曾發生的愛情却是初戀，兩顆跳躍的心都是未能嘗過愛的甘苦的心，於是初戀便頗容易划進那種不可探視的危險的淵境裏。

汶每一來時，自然是那小角門的過客了，來時只是匆匆地來，去時也常是匆匆地去。俞老夫婦當時未曾不是認識那年青俊俏的汶，以致也許要關着心，由於愛惜梅，進一步還許對於汶要發生一種企望的念頭呢。汶真是一個好人，生來就有那幅溫準典雅的樣子，遇事也很慷慨，望去令人感到却是儼有紳士風，同時更是一位忠實於愛的人，對於梅，他一向都是表露着愛裏透敬，

梅又何曾不是這樣呢！

交結已經快一年了，明年後院的葡萄樹依是放着老綠，也同樣在綴起滿滿成串的葡萄來，兩後，架上都要生出嫩妙而騰躍的新藤，蓬鬆可愛，架下的空氣總是那般蔭朗適人，日常所在盤桓這裏的人自然是亞梅一個人，不，也許至少是兩個人了。

不過俞老夫婦對於這樣明而潛的事情未曾有所責備過一直到今天。

究竟一般夫婦所在祈求的快事，也許正是戀愛時期一對男女底苦惱吧！夫婦間一生所在期待的，戀愛者畢竟是要憎惡的。在這相似的情形下，梅底不幸便於是長出了。

三個月前，那還正是一座愉快和花草一般的五月，她依是在快樂着。兩月前，她知道自身的 *Per day* 沒有來，於是發生過疑心症。一月前她爲這事情還請過醫生，但因爲她是小姐，既不是少婦，醫生也就不去謙遜一步了。可是現在呢？現在她患起了憂鬱症，她以爲自己是罪人了。病勢只和往日堅守不改，凡是被她所約過的醫生，只要知道她還是小姐，必要客氣幾分，有時也許要裝糊塗，爲了這世間可怕的人情。

偶而她也許要疑惑自己是肺病的象徵，但是，不見咳嗽不見吐痰吐血，也不發燒，奇怪呢！不

過她總還彷彿有所自知的，因為病是她自己底，是那樣一位聰明的人底，醫生縱使是醫學家，但却不敢違背這吃人的人情。

接着，使鎮感喟不盡的日子慢慢打發下去，看來那無關痛癢的病，是頗會使俞老夫婦在安然而心粗心地漸漸地，漸漸地，梅底心頭可真不大穩當了。雖然對於那葡萄樹依是懷着無限的愛惜，和澎湃着一顆少女如熾的心，每日都在沉湎於玄妙的幻想中，但是，從此心地便要時時不休於顫動，從此那些悲哀的日子也許便將化滿於眼前了。

她唯一忠實的大夫大概只可說是汶一人了。安慰着她這病情的人恐怕也只是他，替她奔走不休地自然也沒有外人，他現在只能設法補救，至於談判永遠具體辦法的距離還很遠。

俞老夫婦對於種種可能發生的大事，未曾不在心頭繚繞過，但總以為不忙，固然知道自己底頭髮白得很，臉上的縐紋逐漸增，可是眼目中的子女依然是小孩子。老年人底心理總是以為自己仍是呼吸於盛年的時期裏，這真好像忘記時代似地。

世人底心總是不易走向一致的，或是彼此一致瞭解，如同老年人和少年人底心之間總是立着一幅時間的障屏的，於是世事也便隨着綜錯了。

八月節快到的日子本應如何準備去享樂於節，但想不到愈老夫婦收到的却是另一種驚愕的事件。

那天，便是八月十二日，天還沒有亮，五點多鐘，空中已是掃起了淒冷的風，葡萄架下間而還有蟋蟀的唧唧鳴叫聲，就好像報傷的八音笛子一樣，吹奏出宇宙安息的歌來，梅不料會在葡萄樹旁隱密的一隅，竟吃了打胎藥了！等到這事件爲人所發現時，藥的神效並沒有所有的只是猛烈的副作用她嘴裏吐着白沫子，微微不動，從此她那些憂鬱的日子也便隨着間斷了。

愈老夫婦從前認爲一切尙早的事情，無須煩極忙動的，現在才知道一切都晚了！
情還來得急！空空嘆息着。

汝發覺這樣山窮水盡的事件，一定也頗不安了。同時等發現汝也忽然失蹤時，只發現一封留存的信，上面寫着他遠去了——在遠方打算尋索一個可以寄終的寺院，去當和尚去，還請求在葬埋梅底墓地里，最好要栽培幾架葡萄樹，旁的事情都沒有提，便從此過去了。

於是他們只好把她如願地葬埋起來。在郊野裏，選好適宜的地方去作她永恆的安息的窠，周圍滿都栽起了葡萄樹遠遠望去，却嚴似一座豐健的葡萄園，這座葡萄園，於每年的八月十二

日必是愈老夫婦乘着馬車前來觀望的，現在至少已有十一次。

但不料這一次竟在她底墳前有灰錢紛飛，到家，他們聽說汶居然已從遠方歸來了！但仍一個人。

愈老夫婦坐在窗下，空空望着玻璃窗外的葡萄樹寂靜無語，心頭滿都洒滿那彷彿如火焰爬過的灰。

灑金箋

自己總覺得是快樂超凡，鼎紋，因為他會把種種的無尚美夢建築在白凜身上。到現在依然是堅執不破。他輕輕拿着手巾擦着頭上揮滿的汗滴，沉下心甘於苦在工作着，心頭早已萌出了一顆基本的期待火花呢。

是一個早晨，天氣特別鬱悶，滿空都是灑滿了溟濛的烟霧，照夜的路燈剛剛收回光滑馬路上，只有灑水的汽車輕輕拖過，空副的繁華市聲將才倡起再惰性一點的人們恐怕都沒有起床，但此刻，鼎紋就已經出現於模糊的馬路上，投向一座晝夜旋動不停的工廠裏去。

踏近工廠的大門，照例必須挺挺胸脯，留神固意去使守門人瞅見他的徽章，表示他負着

一種出入自由的職責。進了門就很匆匆，恨不一步就邁進自己底工事房去。當時的深心只不過是在掂摸一些工務，所想的一些事情也許是十七號房內的壓扎機的馬力開得過猛，也許是昨天繪就的圖樣兒是否大小相稱，再旁的也許是責念今晨阿廖送來的每日工作略報早遲吧！另外的任何點事大概均不是他所要預略的。

進了工事房，心裏分明看見桌上的一定又是報告，於是心裏便覺到穩當了些，阿廖的責任似乎也隨着減去了。但是細心察視，知道不是報告，乃是一件印刷品的通函，從中拾到了一頁華藻的灑金箋。

灑金箋上面寫着的涵意，便是於×月×日假×處谷軍與白凌女士舉行結婚，潔樽敬候光臨等語。鼎紋把這小箋輕輕丟到桌台上，但心裏的疑機猛然一轉，緊接着又把丟掉的東西拾起，廣續着眼官的縝密視察，目的在尋求這樁意外事情的一點線索。

立刻內心的恐怖並悲愴的交熾，一顆最梗志最精緻的心如同化成一顆褪了色的花，眼睛捉住個奇異的物象如同是一場小夢，生出整幅的憧憬，死灰和慘暗的影子，從眉宇的一角紛紛瀉到重要的灑金箋上去了。

從自己到工廠而分離服務的事情，從對方久在疏於來信的事情，從社會的人心十色繽紛的事情，整整幾個活現的可怕階段，就是這樣單簡斷送了他生來會建築在她身上的種種美夢。

美夢，是該多麼易於生長翅膀的事情呵！

關於灑金箋的種種，一件混合的原委，他是鄭重地一壁想着還一壁疑惑着。猜想這事件是須從那說起疑惑的就是灑金箋的郵夾是從誰的手心漏下來的呢！

這些事情幾乎是爲他底料力所難達到的呢。

思想的纖維就從中作怪，思想再不准他構成一幅縝密的觀查力，只允他回憶，允許他深思，二年以前的往事到現在只不過是間隔着兩重春秋，時間的水是逐流得這麼迅速似乎缺乏遺予人生一種留念的機能，這機能到現在却是幻成了那個機能。

工事房四面巍大的玻璃窗上滿是罩上綺麗的圖案花的窗帘，所最厭聽的軋軋的鐵齒輪聲，若有可能方策的話，他似乎不再願多聽一點，但他在工廠裏二年的天氣。耳朵裏却時時不能脫除這軋軋的吼怒聲調。現在雖然他是腳踏實地站在工事房的水磨石地面上，頭顱上面的窸窣却是冷靜非常，彷彿有如窒息一切周旋着任憑有力的聲色都已不會再能和他打交道，但所

有交涉的只是一幅回憶。——恍惚間，他猶如和白凌貼近身體坐在一叢灌木的四月桃林底下，聽到對面一泓水池內的蛙鳴曲子，手在不時整理着她的捲髮，兩個人都在同一地唱着最受人崇愛過的流行歌或曲。

等到他底心靈稍一明淨一點，幾朵悲哀的雲就早已潛在他的面頰了！一點失意，幾滴熱淚，只是往自己的深心處瀉去。

回憶的刻痕他以爲不會化了。但他底聰明來了，他會想象出那四月桃林底下的綠絨草地上，恐怕又有另一對天之嬌子去坐着，高腔蛙兒的曲子恐怕又有另一對人兒去欣賞，欣賞的人當然一定會唱起同樣的流行歌曲來吧。

他底心維能夠流入縝密的路子上自然他底悲哀也會同樣地能夠縝密起來。

就在這個季節的一天，偌大的事情便產生出來了。等他發現這事情的暴發的音容，實際那已虛過去的一炷雲烟了。

柔美的春天的，確是賦有一種潑辣的力量在展示着人類底情感，印象和回憶。若是逆數第五年的一個春之季節，自然那該是多末與緻的嘍！

現在他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已經涉入了工廠服務，再回想前五年的過去，甜蜜夢漿，依然不絕如縷，但是理想的金樽上的細鏽已經都去光了，遺下的東西只是碎爛的瑣屑，既或是玉屑吧，但已經化為塵夢了。

遠遠地，細細長想，五年前一個暮春時節他結識了白凌，心裏便播下一顆愛愛之子，三年前結了一件興奮的約，種子便萌了芽，二年前爲了務服奔走他鄉，但殊不知行成一段悵惘的楔子了。舊舊東西是經不了久無灌溉的吹殘，一層萎靡的薄紗就佈滿這個間隔上，生機之神當然也就躲到一些便於尋歡的幽宮裏去。

說起了五年的工夫也不過是一眨眼，這一箭之汎，極龐雜而偌大的事情就會長起了翅膀，有力地動搖着。

鼎紋雖然是一個天性富於鎮靜的人，但這時把鎮靜不知藏到那裏去了！只是扔下一個翼翼苦於感慕的心。

叢雜茫無頭緒地，他在把五年來的舊夢喃喃瀉在心絃上，似乎在重復品量這絃上的音律呢。

爲了他將要認識她，當初，一件深邃的意志是使他生平不易忘掉的，如同野火和燃燒。——他就即刻想起了白凌底華妙的信件，印刷特別精緻的上等信封並紅綠雜色的小箋，上面寄着最富於寫心寫意的句子，有包含着求愛的口吻，有露出了抒情的慧眼，有祝福他人生快樂和偉大的詞讚似乎那些，那些……容易使他神往的回憶印象最大的，比起任何印象都要大的。轉過頭來望着壁上空懸的幾幅畫板，是可以寄託和代表她當年最純聖的一顆處女的心的，却似乎是灑滿過一層不平凡的力量了，到今天那力量猶如在時時爭扎向外逃潛，他底命運的果實就在那上動搖了。

他底心神就漸漸抑鬱下去，不願意再多回想什末。
但激流的心潮澎湃時，不想回憶似乎是不可能的……

在他打算走進×埠工廠和她辭行時，現在他熬悔就在彼一刻似乎就是今日所收到的悲劇的出發點吧。辭別的緣由，在他底立場上，他却拖着十二萬分的心爲着要安排這顆愛情的最後發育而才向外奔走，在一個生疎地方工作着，拍賣靈魂，激發血汗，忍受種種意外的人事坎坷，想來這話他很顯明要爲誰作牛馬了。

然而她呢？她却感到這事情不禁懷疑起來，心裏暗暗鏤上一個暗號了，離別便是它的灌溉劑，或者說是一種加肥，不知因為什麼，她底心頭滋生了是另一件事。

變幻心理，得失。

日子長久打發下來，雖不得和鼎紋會面，但有時會收到他底信件和一些什末小品，禮物，不過却十分掃興，殺風景，甚至也許從中感到無聊起來，自然談不到什末是傷感了。

無聊不是空無聊，索性也連信件常常與他斷絕了。

人在兩地若是缺乏了信箋的調和，則兩地便容易走向極端化的，那，甚而也要劃為分明的兩座世界一樣。

於此善於繪畫的她又為另一個男人所愛。

第二個作她愛侶的便是谷軍先生，而且現在她已作了谷軍的太太呢！

谷軍是一個好人，能夠忠實於愛情，也能忠實於一般的道德，但是他並不知道人世上會會有鼎紋的一個人，既或他也未會由她底口裏發現過與那有關的種種的話。

她既不喜歡沉湎於多說些關於那些當年愛情的歷史來，自然谷軍也不肯憑空和她涉於

尋斂。

翌正夏。

國內各地因爲農產欠收，以致原料缺乏，內地工廠幾乎大半倒閉，工人失業，工廠閉門……整幅的工業界潮水似地捲向下，去，彷彿是有待於復興者，不料鼎紋一開始失業爲生活壓迫着，喘着近於被窒塞了的悶氣，匆匆又走回原來居右的城市，這城裏就包含着現在的那一對奇異的男女，那是誰？是谷軍，是白凌。

回到本城，他底寂寞病當然更是陷入濃度。

苦於尋不到工作的人，再加上另一種的桃色的悵惘，自然他每天更不肯死死地關在憂鬱的房圍裏。

一個炎烈的夏天，城裏的柏油馬路幾乎都曬得發亂泥，載着重量的汽車猛一拖過，車胎會把「亂泥」擰成爲長長的花紋。天氣只是這樣熱，鬧人們就恐怕時時不肯邁出別墅的大門，陪着開足馬力的電扇，向華麗而開心野大的女人打招呼，吃汽水，燒呂宋烟，給法國種的巴兒狗洗澡……甚至作人類一些通常的快事，一重盛事，兩重盛事……火熾着的白晝只是鎖在冰箱

似的冷藏室中，黃昏到了便有些種種的活躍，夜市，公園，涼爽的茶亭，露天的娛樂場，屋頂花園，一些能夠提倡人類舒暢感覺的所在，必然老早就會擁擠起來，不分男女長幼也許不分貧賤富貴。於此夜光的騰耀，就漸漸趨於加倍的活現着。

鼎紋也？他也隨便顯露於夕陽後的某一個人羣中了。

他是一個人生的失意者，在生活的條件上他不再想虛建一些好奇的粉飾，爲因他感到一切的空虛的念頭距離人間只是咫尺。

他穿了一件白色爲應用而穿的西服，不是隱埋任何裝飾的義意，頭髮稍微蓬鬆一點那似乎不正是他的重要條件了，衣袋內裝好若干個角票，一條汗巾，兩盒香烟，踏出自己的臥房不肯讓任何人知道，溜溜地走向面生勁兒的柏油馬路穿過一畦整潔的樹叢登公共汽車達×馬路，跳下了車一直邁進×園門。

但看××園的門依然那末如故輝煌，他底心就不知起始在想些什末了！

夕陽後，園裏的燈光照例是那末傘亮，奪人底眼目，貫透人們底心，燈光不妄瀉到人叢中。

他知在這人叢裏慢慢摸索着。

一忽間，他底心神彷彿捉上了一個斗然的影子，這影子他曾爲它歡樂過，他也曾爲它悲憤過。

但是這影子就擊破了他底眼簾，鑽進了他底深心——一忽間他與她邂逅着，一種傷悲的邂逅，是白凌呵！——夢幻似地展覽於他底面前了。他馬上忘記了所織成這夢的幾年幽長的時間了。他忘——昨天，忘記今天，忘記人生，但他感到僅是一幅小惡夢在趑趄着。

他好像啞了嗓子，沒有話。又好像失了明，瞎子一般，眼前僅是一些殘殘的憧憬罷了。在說亮的燈光下似乎無可掩蓋她底羞赧，但也許不是羞赧，畢竟是某一種的思想了！

他底步足馬上踟躕一下，漸而停止了。她也附着頓一頓眼睛的火花向他閃去，如同懺悔地向他謝罪，這種失却語言的神色，惶惶之間，他會深深地刻在心裏，便是聯索和回憶。

他走過去，回過頭環顧一下，把手支在下巴上，似乎是造成了莫大的緊張。輕輕過去了，很很回憶着。他想說話，他啞了，他想涕哭，但他已是瀉盡眼淚的人了。於是他感到這是對於愛有過份忠實的一個報答。

她和谷軍並排走着，把盛於活潑的身枝假在谷軍身上，但谷軍是無從了解，也只因爲無從

了解，所以心頭很泰然。

這時他也許知道那男人必是谷軍了，他不盡盤想着。

一種莫銘的間隔上便跳躍有兩個異性的心靈。

燦爛的燈光下如同象徵着叢叢的芒刺她底身心是頗不安逸，幾步一轉身，幾步一回頭，不曉得往過去的途上尋些什麼。但她却充滿着徬徨，悲惋，驚恐，以及其他一些偶然的情愫的人了。在昏淡的夜裏，他依是孤獨地踏着生命的哀途。——乘一段公共汽車穿過一畦整潔的樹叢，經過柏油路到了自己寓身的房子，時間已是午夜稍過。再重新摸起衣袋裏的角票已經化淨，兩匣香烟用得一帶，一條汗巾拭濕了，是汗水與淚水染成的混合味還有……

這便是他一個小夜程。一顆簡事，幾種收穫。

從此他得有一個教訓，他知道女人底某一種聰明往往會令人可怕的。

他在心裏就深深培長成一顆不平凡的志願，守這志願去完成他永生冷靜的灰燼，再不肯讓某一種欲火在他心中燎燒起來。

然而她在故情離後，以致揀起了一樁新情，經驗過這兩個階段的人，但結果遭受着不幸的

邂逅刺激，令她曲折盤桓而入於沉思的，便是回憶，一種回慕的感念就擊動她那善搖的心，漸次她忽焉又想和他作进一步的見面，事實上也許是單純，可是後來她就有了這種動機，同時還自信須要堅定這動機似乎是無從說起，不過她底良心作祟，她感到無條件地應該如此況且她底意志，一生都在生長於動搖之中。

在另一個微雨天她又去了！偷偷向邂逅時節的紋的一角鑽去。

屋中當時所在遺留的東西只有谷軍的睡聲，屋外的烟雨擊地聲淅瀝不停，她感到一種冷靜和不安的激盪，要想走不知怎樣是好她只留下一幅小紙，寫着「台上的喇叭花我發現比起昨天的香郁味更大……」她就去了。

果然她起始又和鼎紋見起面來，一種異樣的熱力潛伏在心裏，有時也暗暗燃燒起來。她彷彿自己是降於塵夢中了。沒有時間，沒有呼吸，但只有悲哀，快感，一切事項只是瘋狂似地奔放着。雨停止了。回來時，她察見被留下的紙條上面又重複了一句，說是「花的香郁味真大可惜她的壽命快了？既或不早早謝去，但誰有善心來灌溉她呢！」

她輕輕歎息一下，悲惜雖很顯明，不過很少有人明白的。

但是她却「以爲」鼎紋心中的期待慢慢會復燃，恢復原始的同樣熱，把曾建築在她身上的美夢也會接演下去。

五個月的工夫過去了。後來她緊緊去，匆匆來，把一件莫銘的事情又無端踏得生色些。自然，這也是她固意所作的。

谷軍，就從中發現世間會有一個叫作鼎紋的人了。

谷軍他漸漸也發現了她是有故人者，那人曾一度是和他自己踏過同樣步伍的人現在呢？他想：那同樣的步伍恐怕又將開拓了！這就所謂之人性。

結果她底生活似乎就迥不同前。至少也可說是神祕化。

自此谷軍就不斷察明起她爲家計上的一些事情：如同飲食享用諸事漸漸會冷落構辦下去，夫妻間底情感也便淡了。經着……對於谷軍，她的狀態顯得是沒有生機，谷軍自然也會掃興一點。

有時谷軍偶然去問她這個那個，她總不肯虛維他底話，主見不附便成了她唯一的條件，甚至由主見問題而竟爭吵起來，漸漸而漸之，已經算作常事。

她對於谷軍底情感既無從維繫，自然是崩潰了。在另一方面呢，對於鼎紋底種種她已萌出了一顆偏於援救的動機。

動機微微跳動着，是含有一種阿諛的氣概，自然可以說是不肯忘舊的。

最後等到她底新理想成熟時，她爲了鼎紋，谷軍便不得不和她分手，由於愛慕移到冷淡，由於冷淡轉向另一種的悲憤，谷軍沒有方法，再能握住她底心，她底手，她底誓願，一顆充滿着酸痛的心就可以了，不忍再並她多一刻的留戀。她更爲了谷軍，明地和她踏上了十字街頭的兩端，她彷彿把幾種抱怨和遭遇都要歸咎於谷軍了！自己底心絃猶如奏着光明而神聖的曲兒，把世間運籌一切的事情都看成極簡單，因爲自己感到自己是女人，女人並不卑賤。

這時谷軍看看自己桌台上擺着的喇叭花畢竟已然謝過了！他也不願意再作鬼夢，他更不期圖去觀賞明年花開時的香郁味，終於引人暴怨的喇叭花給葬於垃圾箱中，這多少似乎殘忍吧！

她猛猛地由谷軍的住宅裏——那樣平頂的圓房子，白墜色的牆壁，窗前的茂盛藤蘿，拿着包裹走出來，乘着迅速車子，載着徐徐流動的感想，幾刻鐘後，便出現於鼎紋目下！

這時她只以爲善於建築美夢的他又有了新環境。

但事實却與她想底象相反了。這該多末引人以爲遺憾的事呢！

莫耐何，鼎紋和她談起話來，不料從中增起了舊愁。

結果，她，井然知道他爲了那幅灑金箋而抱守一種刺痛最深的志願，這志願便是獨自主張。自從別後，今後他不想再去接近任何女性了，一直到終生。

一層誓願，和幾種悲哀人生可真簡單極了

此後她認識人生是特別哀婉的，短蹙的。

她底生活就此告一階段。

爲了一個青年性問題的煩擾，她現在的一場小姐夢是被驚醒了！她努力向社會睜大了眼睛，得到的只是一種夾雜悲哀的寂寞。看看樹上的鳥也不爲她唱了，眼前的花也不紅了！一個心如同破碎的冷冰一樣，滿都爬上了破裂的深痕。

失意的人底煩惱呵，彷彿丟掉了人生，失却了宇宙似的難過。

幾年後她也只好陷於沈悶的抑鬱生活裏，沒有生色的事業和沒有得志的理想，她更剪去

無限當年肆放過的心情，也再不會有魯男子和她再求愛。

她却將孤獨的數年生活沉溺於慘淡的苦海裏，啞子吃黃蓮，彷彿有話不能說。

生活壓迫的重担漸漸臨到她的肩上去，自己回溯回溯——只是長增自己的慚愧，沒有什麼彷彿可以倜儻的地方，於是便不得不爲苦於生活而奔走了。

呵，她的年紀是大了！姿色也跟着減褪，一些手上的血管在每塊皮膚上却露出很重的青筋，轉於注意自己活潑的人現在也萎靡了，況且營養不足這現象當然是無可擺脫的。

她後來就起始流浪，但稱爲旅行也可，沒有家也沒有去路，守着賣唱與賣花，從此地到彼地，從彼地又到另一個生殊的地方去——城市，都會，集鎮，碼頭，港灣……這便是她底去路，各處都藏埋過她那踉蹌的腳印。

事過兩年。

鼎紋爲了應某航艦之聘充海軍少佐等級的機械師，一顆心就類似邁進了安寓客商的旅店門，努力工作着常常忘記了過去的少年時代的煩擾，既是或將來

靠近海邊的風景那末幽靜，黑色的陸地，白色的浪花飄搖飄搖的漁船和航船，可真是一個

小聖境似地。

太陽剛一露嘴，瀉出滿空晶亮的光芒，把海面照徹得金色的田壩一樣，航行艦擺在水面上，如同春耕的犁在徐徐蠕動着，水手們自然就是駕犁的人了，黎明，晌午，黃昏，夜晚……都在逗留於水的波紋裏。

太陽升到高空了！守夜料哨的人，着汽笛嗚吼叫聲而收回自己底勤務，一二二正步鑽進晝眼的艙間去，另一個魁壯的水手又來磨練那人底職務，紀律的抗鬥精神一分不苟，也不龐雜紊亂，太陽西沉時，那又是另一番的別緻景氣，飄在海底宮空了，艦上的職司算完了一天，但娛樂廳裏的聲色就不免複雜繼續紛起來，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鼎紋對於這種職儀的興趣有時竟會達到頂峯。

大約又是幾年。

當年感到另一種異樣悲傷者，谷軍，現在正想往遠去，爲了×工廠之請，船票及護照均一齊收到。於是在一個清風極浪的早晨，那正好是七月時節，他孤自上了船，但這隻船正是謎一樣的船，誰能預料裏邊會有多少幸福與悲哀生出來呢！海軍少佐的鼎紋呢，那正是現在這隻船上機

械處的職員。實在鼎紋也只因為年紀長了，索性也連名字都改換起來，今天的秦奇就是往日的鼎紋。這却是無從引起局外人所以能夠查悉的。但這隻船裏載着兩位不相熟悉而曾為命運抗爭過的人，不知又為命運帶到那裏去呢。

隔了兩天水程，便可以抵到吞着一座工廠的大都市之碼頭了。

船慢慢附岸了。水手們準備着在替班，無行人可以喘一口氣了。谷軍也慌張地整理着自己一些瑣物，速迅下了船，但他不知因為什末似乎眼睛昏花一下，心頭也立刻悸動起來，也許因為埠頭過於忙亂所致，不過他却是一位自豪自信的人，他感到疑惑是長出來了。

偶而呵，他底視線如同射靶似地集中於一個方向，那裏站立着一位中年左右的女人，手裏捧着籃子，盛滿着芬芳入時的鮮豔花朵，不時還從喉裏冒出些殘片的短曲來，他於是知道這就所謂之賣花女人了。

他底心理起初搖動了，他彷彿曾是認識的，和自己底朋友一樣，但因為她是埠頭賣花女，所以把一點恍似認識的印象就弄得很奇異。

馬上他心裏是在迫於回溯，但是苦於無從搜尋這種間隔的聯係了！

他向她底足跡貼近一些，她深深瞟他一下。

他有意無意問道，「花是賣的吧？這花是賣的麼？」

賣花女人底眼向他發楞，低聲遲緩地向他答應着，心中猶似猜疑什麼一樣，但只有抑鬱和驚訝。

他於是把問話更聲動起來，「你就是本埠的人麼？」

賣花女嘆息了：「噫……先生，你想……」

「……………」

「我是流浪這的！多少年前我就沒有家了！也沒有親近的人……」

谷軍似乎看破了這勾當，但卒不知她底心裏都是在想象些什末。

他却願意把這暗影打破，把黑紗揭起，和她敍敍多少年來的煩悶，但退一步，他感到一種悲憤的動機不允他再重說舊夢。但是她底情緒彷彿也頭頭抑制不住了！她談：

「壯年時節，我……咳！」

「呀！你還記得你是壯年時節的白凌麼？」

「……」她沉沒得不能答話，隨着只有兩行酸淚瀉在籃子上。

「你是白凌，那末，你……還記得當年你那些朋友麼？」

她遲遲抬起頭向他底臉上打起一個淒慘的神色，說：

「唉，天呵！……二十年前的事情，那末立刻那末大，現在……我沒有一時不在懺悔，沒有一時不在悲哀……」

「不過，咳！那也是命呵！」

「我的命怎麼就這樣可憐呢！」

「今天，我萬也想不到和你有二十年後的見面呢！」

「這也許還有這一微秒的機緣吧？」

「不過，我總想……」

「你怎末的……」

壇頭上漸次就圍了很多行人，大家都在奇疑地模糊不明。自然，除了兩三個人，恐怕沒有人再可以能夠了解這種事件的。

航艦上的瞭望兵走過來，觀衆都竄脫去了！賸有他們兩個人，是買花還是在賣花呢？

水兵啾一睨，感到沒有盤詰的必要。

他們底話依是低低暗敘，既非買花，大概也非賣花的。

甲板上就跳下了一位軍官式的人，恰是一位海軍少佐。看看他們兩人只在賣花和買花，沒有怎樣去注意，匆匆過去了。

過來時，兩隻手插在衣袋內，眼睛不時望着洶湧的海，遠天的閑雲，此外沒有什麼可以寄目的。

但他無心中也發覺了兩個人；不是買花，也不是賣花。他却聽見了那種呢呢的話語：「……二十年前的往事，凌呵……什麼。」却是隱有一種悲哀和昵愛的調子了。

他底注意力和情緒也就因而轉變起來，當然特別納悶。

但是事情是經過二十年的長期，白凌××恐怕既是見面，却一定不易相識了吧？

他深深看看類似買花的人却是一位中年紳士，賣花的當然不過是賣花女，彷彿不能找些不堪回首的印象和他們聯想起來。

但是賣花的人把那幅二十年前的舊事越說越是純熟他使不能再去繼續瞞閉着那些不曾啓發過的事情了。

他居然就把類似作花交易的兩個人招引到艦上的客廳間來，起始參加他們談判二十年前的悲哀往事。

草率的結句便是——

從前的少年工程師便是今日的海軍少佐，從前的鼎紋便是今日的泰奇。可是，他現在依然是獨守着，未曾與任何女人打過交涉的一層誓願幾種悲哀現在呢，他底心不能不憑添一幕新的悲哀了。

然而谷軍呢？當然早已是另一個女人底丈夫了。況且已經作了三個孩子的父親。

白凌仍然——白凌，賣花女也。仍然是賣花女，但是空空地只有一個懺悲的心，事情過去了。恰如東去流水，懺悲的心就只好比作水後的淤泥，無法整頓也無法怎樣，若十年後那只是灘溼的淤泥。

三個人似乎都給一層悵悵的黑紗罩上了眼，不知都在刻於想些什麼……

天氣稍微近於黃昏了，艦上的晚餐時節已到，汽笛響過了，艙內的食堂大概又是擁滿了無數快樂的水手們。

他們三人輕輕地一齊跳下了甲板，走過埠頭的廣場，乘着一輛馬車，三人一齊行，往一個旅店俱樂部的美食廳裏踏去。

這三人結果是不知他們談了些什麼。

徵婚的喜劇

一

西門先生一生就有一個悲哀，縱使他忍着肚皮不叫外人道，但凡是他的朋友至戚也都曉得那件事。偶而迫於無，低徊徘徊用着極小心的樣子和人家說出了可是那悲哀依然是悲哀。按西門先生那幅驚人底毅力來說大概人世間所有的痛苦都能克服的可是就單單沒法去擺脫了那件悲。

在求時代這西門先生就很神氣，所以往往便引起了大多數人們底注意。只要同他那樣

子，就不禁會令人發起幽思來。

他底頭髮一向是亂蓬蓬的，頭髮下面露出兩條細縫的眼睛，還架上了二寸直徑大的那末個鏡子，口齒說起話來好噴個吐涎，走路簡直是蹣跚，一羣人們儘可能地去揶揄他，可是他却以為那是高抬久之，他慢慢自命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獨尊，因為他每一想起自己底地位時總覺得是踏上了相當名望之路。

因為是求學自然免不了聯想到將來人世的一些觀念。

這西門先生有時自己想着這樣這樣……將來倘有一日能夠入社會服務的話，車馬費至低限度小小的得由二百元起碼，鐘點繁忙不能作，下流的賤業更不用提，結婚自然可以隨便挑選，大概稍一不成統體的女人今生恐怕就想有機會去擺在他底眼皮底下。

如此，你看這西門先生可真夠說，可真就儼然不是一位凡西門了！只要你瞧見那種沉湎於驕傲的體態，你一定會聯想到他底周身七竅恐怕都在溢着金質的火花吧！

可是經有一日西門先生達到了初志——他踏進了這偌大的社會。

第一他作事先由發表演論作起，以為這時代非經一番改造不可，單就愛情說起，大概便很

不公平；可是西門先生却無法知道自己底言論一若落到紙上就不免被人丟進紙簍或痰盂裏去。卒至把言論已是發表到夠火候了，可是時代裏的每一天每一時甚而每一秒鐘裏都不見有任何反映和效果來，西門先生的寶胸就不免長出了急草。

無論怎樣吧，第一步入世法就草草告終。人生不過幾十寒暑耳，那有大好的光陰任它空去蹉跎，第二步工作當然即得接踵而來。可是這幾年來可算夠受了他！一心打算在第二步工作沒有發軔以前，插進一幕新事才好。因為這幾年來忙得簡直令人可怕，衣服也不再像個衣服，鞋襪也不再像個鞋襪，眼鏡子也加了很大的度數，頭髮亂得像野草，盱食，開夜車……至少可以說是爲了報效人類，可是令他一來就無從說起，這樣一個克苦的工作者，獨就那神聖的愛情立場上來衡述一下，確乎就出了驚人的意表，因為他到了現在連一個太太都不曾有，這真還有什末可以安慰人的呢？

二

擺在這個社會裏，這樣繁華，這樣流動，真若獲取一位太太，自然很容易。不過首先須從那說

起是詩客託人呢，還是容後慕名者前來自東，從那天起，西門先生的頭上就不知悶出了多少熱汗，漸漸不禁腳鬨起來。

筆罷多時甚，而經月依是沒人問津，自己只好把這幽密埋在心裏，把應該進行的手續讓和腦汁去同流，大概總有一天是會實現的。在這個現實主義高熱之下，什末事情自然都會現實的。西門先生一壁自慰着，還一壁不肯容忍地在指手劃腳去設計着。

很長的動月却又瞬息間逝去了。西門先生的心事依然不剪，空把悲哀埋在自己的心窠裏！後來想起了，原來忘記了一件大事，這大事無論怎樣也總算作一個頂重要的關鍵，也可說是一個開路先鋒。原來讀過詩書的人，辦事必須先由學理入手，學理不通，就免不了要碰象皮釘。兒於是西門先生大發幽愿，便從中搜集材料，什末衛生寶鑑，婦人療養法，以致於育嬰指南等書……廣集個不亦樂乎，不惜以下苦，大而特讀，不過那是馬後課，只有結過婚的人才好適片，什末太太啊嬰孩啊……却沒有告訴人如何去。婚和求婚西門先生從中失望起來。

一日，聽見旅商老闊講起徵婚的故事來，夜晚歸來，以為這「徵婚」的一則却很是個門徑，既不傷大雅又有利可圖，西門先生想來想去以為這百之九九是對的，登一份廣告的費用却不

抵一隻雪茄值多，然而可以接見不知若干數目的小姐，這大概是值得的吧！

因為要節制一些人所焦急的苦悶，索性當晚就筆墨去代話把廣告送進報館去。

翌晨起來，偉大的問題就滋了！問題採取什末方法來修飾自己應徵的人們，然無須自己多操心，單說自己，至少就可有兩個派頭去表示自己，一是學者派，一旦漂亮派。學者派頭却很合乎性，頭髮儘管它去，鞋，帽，衣服髒一點破一點都可以作象徵陌生人來了，就拔起而孔去和她談哲學，談地質學談脊髓動物……用意在高出一頭，因為女人底心是虛之化合物，可是話又說回來，如果這將要來的陌生不仰慕學者派的腐氣，而却是個生活唯美的小玲瓏，恐怕就要超乎西門先生的苦心了。

西門先生曾爲了這一個頂大的原則在心頭不知湧起了多大的渦漩，不過那件苦楚只有自己知道。末尾他咬定了牙，來個合隄吧！這樣的一個完善策略，就不能不讓我們去佩服西門先生有如人聖的辦法了。

沒有多久便把主意拿定，吩咐僕人把屋子重頭去偉大地收拾一番，牛奶也顯不得去飲，急忙看看錶，一溜煙地跑到銀行去取款，手裏只扔下一個莫明其妙的僕人。

鐘已敲過了十二點，他還不曾歸來，僕人等得煩極了。

片刻，拍拍拍門聲一響，僕人接出來一看——洋車箱裏滿盛貨物，把主人擠到車頂上去了，他看看還得打把招呼方能下來，僕人的工作於是激增。

法國式皮鞋，中統絲織襪，十分合適的雪花呢西服……一切都馬上着上了，腋下禮帽和手杖等物在屋子裏放不開龍頭，索性把它們都一齊挂在眼前。事情草草完了，蓋面的算有啦其他一切小東西不知那位有福氣的小姐去替他理吧！想着想着猛然問起了僕人：

「方才有誰來麼？」

「是，一位小姐！」

「噯呀！媽呀！你……」

「……」

「她都說什麼快說！」

「先生，她講一大套我全不懂，我只聽中了問先生何時回來！」

「你真廢物廢物！」

「也許還來吧！」

「哎呀！這可着了！」

三

次日，大清早來個開門雨，整天沒有鬆臉，這天真不作美呵！西門先生却不敢出門，索性鎖在屋裏吧！遠來接見的人竟一位沒有，把西門先生可等壞了一天沒有吃下飯，當晚收到了一封藍皮信，心理略慰一下，不過是刁科長底一個吃酒請帖，他從前何曾不是周旋過這位科長呢！可是科長一向答應說是沒有位置，他理想着，「大概這一定是個機會了！況且還請吃一席」去。

這樣下去已經一週了，不見「客人」來。可是，不由得屆時便蒞場了。走時匆匆，只叮囑僕人儘量去修飾修飾，恐怕有客人來，一若來了就託僕人代為招待，蓋是沒什末可以遺漏的。僕人聽罷了話，就照樣去辦。

僕人換上了新的白大衫，新鞋子，頭髮打得比主人還光亮一些，這傢伙二十多歲，也怪風采的……

西門先生走到了席上，看樣子衣冠楚楚，朋友們以為一定是找到事情作了，便不禁這起喜來，他吃了一驚，暗心中，聯續地納着悶子。

天真又不作，誰知這一席酒的工夫，不料大事又發生了！

僕人自然是獨自在家忙於接待一位小姐嘍。

小姐進門底當頭砲第一句便問他：「您西門先生麼？」

「不錯我是……我是……」僕人惶神地只說是是，可是却沒有說出是誰。小姐以為這一定是西門先生，也許拘於羞赧不肯顯露頭角，這倒沒關係，接着僕人，小姐便讓到客廳裏去。小姐在不盡地打量着那屋裏屋外，局佈，擺設，和這年青小伙子雙方談得也很投合，足足四個小時之久，這小姐戀戀於徬徨不捨走時，還徵求他底同意——「明天請他到『是也食堂』去見面。」

僕人對這事，更「莫明其妙」了。接待小姐不但肯太露馬脚，爲了遵從主人底吩咐，至低還得要應付周密，進一步想又恐是主人故意給他底一個施惠的機會，不過那小姐開場便白「報館報館介紹……」一番話，却更令他狼狽起來，無論怎樣吧，這僕人可真恆定心了。

因爲你想凡是徵主和應徵者大概一定不太「那個」吧！

片刻主人滿身酒氣，醉慵慵地回來了，摸進門便先問起有誰來否？

「是的一位小姐！僕人十分不自然地答應着。」

西門先生猛然闖進客廳去一看沒人，惱啦又重把僕人叫到跟前，審問起來：

「倒底有人來未？」

「是——有人。」

「誰？」

「一位小姐……」

「那是找我的！你怎放走她呢？怕你辦事不妥，臨走我還十分叮嚀你……」

「不，那小姐是找我的！」

「怎末……」

「不獨找我，她還約我到……」

「媽呀！——你這樣的！」

西門先生看這僕人油頭粉面的，事情要壞，自己嘆了一口悶氣。可是僕人滿不聽題，你說天花亂墜，他心中有個小六九，一邊還在設計着明天接見那人兒的章法哩。

「這事情——哼着了！」西門先生只有把悲哀長在心裏，沒辦法，不盡發起幽怨來。懺悔自己，在這末忙的時候裏，萬不該另外多事——去貪饒這已成爲白費心血了！

他尋思尋思，莫奈何關了門，徒在屋中流出眼淚來。

新賀

「迎春」將要開放三朵的時候，果是人所喜歡的季節吧。

「娘，您不說過：下了大雪以後新年就會來的。新年來，新姑父也必會來拜新年的。只麼——大雪下得這末大，連田裏的野兔都被逼進村中亂跑，怎麼新姑父還不來？新年也不來？娘，我每天都在給「迎春」澆水，花都快要開出來，您不說要裝飾屋子麼？可是，可是——」

「傻孩子，別焦急，姑父終有一天是要來的。同時還必在新正大月裏來姑父來也必要給你帶些水果和點心的，你就慢慢等下去，慢慢學着怎樣見人待客就是了。」

「可是，娘，新年總不來那我們藏的「馬鈴薯」和豬肉不要腐爛麼？我想晚飯我們就應該

先吃一點；奶奶每天都要偷偷去看幾遍，大概怕老鼠什末的。娘——好麼？」

「下雪天頭，東西不會腐爛的。孩子，你慢慢等着。」

「呵——。」

「過新年，新姑父必會來的，同時還伴着姑母一齊來。」

「呵——。」

「你別焦急……。」

「呵——。」

「前天俞伯伯由姑父家來，也說叫你慢慢等着，姑父必會來的，來時，你們可以玩紙牌，點着蠟燭，整宵的，你喜歡麼？——你得慢慢等着。」

「娘，倒底『馬鈴薯』和肉甚末時吃？」

「傻孩子，你等姑父姑母有一天由大門走進來，那時就行了。」

「咳！——真慢！可是姑父也許焦急的。」

「對嘍！——母親露出神密的笑意。」

「呵——我就去澆花去我怕姑父明天來。」小玉跑出外間，眯眯笑着，嘴裏接連地嘟嚕不休。

日子果真逼近了。新年就在目前。全家都忙得不亦樂乎，老太太整天是在張羅酒菜，東張西李，踏得爛熟，小玉每天至少是要作着一件主要的工作的，玉底娘更不用說了。從大門一直到屋裏的房頂上，門牆，院落，爐灶，小箱，小櫃，茶碗，以致小夜壺……沒有一處不會是經一番縝密地收拾的原因，爲的是新年裏將要款待一雙新賓。其實拜新年的舉動能不說是一樁大事麼？在鄉間，那真是一件引人喜於注意的故事了。

數日後，「迎春」已是嫣然地放出小的花朵了。小玉底心理好像達到一件偉大事業的成功一樣，圍着小小花盆，在徘徊摸撫不已，可是想着想着，那個舊有的問題又要爬上心頭了。「姑父怎末還不來？」心裏不盡盼着那個期待已久的快事。

但此刻新年已經臨頭了。由於各處燃放歷落不絕的爆竹聲以後，元旦日已作往事，空有「掛錢」若干張，貼在窗上門上，以致羅滿供菓的小佛龕上。於是小玉紡如另是換上一個生命一般，心頭跳躍不已。院子裏的狗每一啣叫時，則全家人底心緒便將無形中緊張起來，老太太急

忙必須向着窗玻璃往外望，看看有人來否。小玉至少還有一次小小「勤務」要出。

但大家爲的都是一件小事，便是新姑爺快來拜年，不洛人家後酒菜和娛樂早已預備停當。

不過二日，將午，狗又叫起來了！這次叫得急！老太太還沒等顧望，小玉底勤務也未出，則車馬的鈴鐺聲業已響徹雲天，馬蹄子踏在硬土鋪成的地面上，咚咚嘹亮，小玉底心神起始動搖了。

新客入室開頭便將叩拜，老太太少媳婦固意掙執客氣，要求不必磕頭跪拜，人到是禮，但新姑爺覺得此頭必須要磕，磕了之後，彷彿名正言順，心中可以泰然一步。結果不料雙方依然互執不破，約歷數分鐘之久，不次打場小架一般，後來還是新人叩了新頭，始告平息，接着讓坐，送出香烟，茶水瓜子糖菓諸多小小點心。這時小玉已經滿懷羞赧，竄入另一間屋子去了，心裏在幻想着一些接見客人的苦楚。

此時新賓頗是孤寂發窘，自己總覺應有一些言談發抒爲妙，用着強力去在捉摸自己應該的話語，但是舌頭和齒唇已焉不再供給自己使用了。從前所曾預備的好妙談材，現在由於一番小小「打架」之後也都蹤影不見，胸內空空如也。無論主人怎樣招待，可是新賓却是時時刻刻都在想着自己底難處。

呵！這一時真的恍如十年大夢，時間——每一分鐘都不能允他輕鬆過去，他好像爲時間所幽囚。

小玉底娘，那是一位生來喜好幽默談笑的人，這次果真彷彿有其用武之地了。她竭力在陪着新賓談話，每一談到火熱，便使新賓底臉龐不禁感到發燒，但其自己並實無法知道是否已紅，不過紅也罷，不紅也罷，仍然還須板着容貌裝出幾分紳風或偉人氣，這才彷彿夠意思。

新賓於是果真便領料了所謂新賓底嚴重性。

按所應付諸端，這還較爲易事。其最大難關，自然當推吃飯。如果若有同輩坐陪人，還必須喝酒，村中沒有軟酒，普通當推白干爲著，但此一喝，必將有醉之虞，而方允止，不然，勢有不得之式。席間所列大魚大肉，概非得法之作，客人伸出箸筯，必須大動干戈，而後可以稍得自如，但大動干戈，更屬新賓一件難事。如果住篋趨趨不前，則坐陪人必有更其擴大的招待術，雖然所進具爲美味，但以新人立場，實是一窘不可却的事。

此外，一切事情，只要有關於新賓，則新賓總要拿着自己所最理想的儀態的，可是一來便使不知所錯，自己時時想在製造着自己底心理，但却出乎意料地，自己是時時爲那不可抑制的心

理所製造着，這該是一件多苦的事情呢！

新姑爺拜年不比旁的村間交通不便，一來便得逗留數日始能同着太太歸去。

後夕，甚至幾年以後，每一提及拜年，則那新賓底心頭便要湧出一些酸苦不可言喻的影子。

因為這是一件多末會使情感走入嚴苦的事情呢。

沙門一夜

那還是春天。

我獨自坐了七十里的火車，以後自己背上負着小小行囊，裏面盛着許多旅行用具，我便一直走進一座富有古蹟的山谷去。目的是在旅行。但直到今天，我底記憶裏是依生長着那個「沙門一夜」的幽妙故事。現在春天又重轉來，翩翩靈美的燕子又重飛舞起來，天是藍的，山是綠的，河流都已滾起澄亮的珠子，這春天和那春天又有什麼分別呢？況且我底記憶是不會隨着時光老去的。

那時我雖然背的是個小小行囊，但等踏起路來便一步似比一步沉重起來，既爲了旅行，還

不得不俯着身軀，勇敢地移動於山野之上，我底故事彷彿就是這樣開始了。

我在山上走着，我只感到唯有大地方，正是我唯一的恩人；我可以在那綿亘不絕的綠草如茵地皮上踏着，臥着，坐着，以致徘徊與無跳，除此以外，雖有很多飛鳥和爬虫，姑且可以攀作我這孤寂旅行中的朋友，不過我不懂得它們的語言和音樂，我又怎會瞭解起它們的喜憂？於是我便無所求。

未登山前，遠望山巒縱橫，迷漫一片，似有霧氣繚繞，漸近，這才丟失了霧，朗見綠草舖遍全山，走入山中，種種似乎明顯多了，但依不能顧視全景。

這山裏，在萬樹擁埋之中，或是御壁懸崖上面，常有一座座古舊的廟宇存在着，甚而會有懷着數百年歷史的廟宇，每座廟宇大概總有若干僧侶在看守，世人相傳這便是「忘我世界。」

可是遊山人常把這些廟宇視爲旅店住，以致臨行可以分文不化。

我這次旅行，由於時間所限，照歷是不能當天歸返，而行前曾經友人介紹，黃昏時於是我便尋着一個十分廣大的寺院，在這裏，爲度過了這山野的一夜。

事實，我不只是遊過了一座山，我還瞻仰了很多寺院和沙門底一些作爲，我底靈魂於是便

要隨着浮動起來。

周圍都是沙門，於是我也開始感到自己也是沙門。

最初大法師曾盤問我是住長住短，我說我是爲遊逛來的，頂多一兩天，就可以了。隨着他們把我領進一個較好的房間裏，便給爲送水送饅首於是我心中感激我來時友人這一番介紹。入夜，天空還掛着一彎下弦月。

月影倘恍可以照滿這山，但只能望到一片片黑冥的影子，那大概許是樹木和小山峯吧。已是十點鐘時，雖然我已積滿一天的疲乏，但我獨不能安安地入睡。

我在靜靜臥着，我細聽裏邊的誦經聲。

最初好像低誦。山中沒有犬吠聲，也沒有叫賣聲，只是一座寂靜有如垂死的空山谷，人們居在這裏，至少是像投入搖籃中，慢慢幽沉下去，確是偶然隨着溫風的吹拂，可以聞到少許嫩草和桃花的芬馥的氣息，但依不能慰藉這樣深沉的寂寞。可是總有一件事情，在這寂寞纏繞的將近四月的山夜裏，劃出一個十分清顯的標界來，自然便是寺院裏的誦經聲了。其他寺院我不知道是否入夜照例誦經，但在我這度夜的寺院裏，誦經似乎已是沙門底要務一樣，乍起好像咿唔小

調，但漸而便已降重起來，聲調高亢了。細聽，似有很多和尚同時吟誦，還要敲着木魚以示這吟誦的節奏。於是我便偷偷溜出戶外，蹣跚於寺院中，誦經聲就移近耳旁來。

我已醉入這山夜的芬芳氣味裏面，這裏面却類似另一天地，我開始幻想；我感到世人不是肉作成的，是靈造成的，雖千千萬萬人會有千千萬萬的軀殼，但是人果能作出一些玄妙神美的儀式來，這是在要求對於靈的滿足。我一時眼前浮起千萬個乾濃厚的空幻的彩色，仿似千萬個夢境。我頗陶醉，而更在這慵醉人性的三四月天，在這夜氣深深的空山谷裏，蔚蔚的樹木和小細草的繁殖，早已消暝不見，人和草木花草並無兩樣。

這是一幅如何幽美的夜！

我不禁憶起法國阿拉公底「夜倦曲」

被盹累乏，

怎得張眼，

鬧鐘，

肉體向夢的神祕的被裏逃走。

全世界倦了。

電影小說的懊惱。

夢。

夢裏我會嚼着嚼不盡的西瓜。

千百個原因使我們不會聽了！

掛鐘以清白的聲音報告黎明已來。

……

想着，這真好似春夢一場，我好似臥在溫軟的被子裏，爲壁上的鐘聲驚醒過來；但將身子移轉過來，恍若夜夢初醒我是依然發倦，但任憑如何發倦，我底心神却很興奮木魚和誦經聲盈耳，織成了空幻的彩色和對立着另一座世界的夢憶。

這樣我度過一夜寺院裏的生活。

這一個小小春日遊程，我頗喜愛牢記着它。

昨日忽而我把布滿塵垢的小皮箱打開，我遇見沙門贈送我那數幅黃色的經絹，依然如昔，

只是被一些破書頁子擠得凌亂些，現在不覺恍然六年，仍然保存着。

可是那座美好的山我已六年不曾去過了
現在來追記。

飲酒與飲酒

在一個熱鬧打成一片的中等小飯館裏，雖是不大雅緻適人，還總可以盡興地吃着喝着。那裏的顧客們有在談心的，哼唱各種小調的，呼喝猜拳的，以致飯後不走而在流連品茶的。上下兩樓的嘈雜聲都在廣續地一起一臥，賬房算賬，碗碟相碰聲，小堂倌破開嗓子在高喊讓座，但不久，燈光也便隨着這嘈雜聲閃亮起來。

這是爲了給召錢行，除去召，還有召底夫人和幾位特約的男女坐陪人。就在這一個簡陋的飯館裏，我們大家團聚於一間較比寂靜的屋子裏。說是錢別本應道一道未來的話，和向各人底命運祝福，但實際上頗有些類似談歡的樣子了。

召畢業還不到一星期也許大學學位的證書還沒有乾呢。現在忽然打算遠行，是旅行，也許是奔波，不管怎樣說吧，總之是要丟開故鄉，而想走進另一座人間的。

席面上，大家都喜歡和召底夫人談笑，只不過因為這種遠別會使每個人底心裏發生點作用，既不是壞作用，顧名思意，當然要屬些幽美的羅曼斯吧。

但召夫人却一再表示泰然。

並且她對召這次的慷慨意志還頗十分同情，看來她的確不愧是一位較比靈魂高尚的女人，把不追隨丈夫的心理認清了不是犧牲，這可真不能不說是幾分崇高的性格的。

我們大家把飯吃好，最重要還是都飲過了些酒，因為明朝便是召底起程期我還得到碼頭去送他，所以都沒肯醉，只有兩位坐陪的女孩子大概徒醉了吧。

翌晨。

我們送行的，都親眼望着載召遠去的船，汽笛吼過，便徐徐離開了岸，往另一座天邊裏衝邁下去碼頭上自然也有召底夫人送朋友和送丈夫，大概均不肯像送戀愛期中情人那種送法，我們只能道幾聲祝福的話，行時，把帽子舉起搖幌搖幌，也就是了。

但現在六年了。事情彷彿就像昨天似地，我依然記得很清楚，不時還要爬上心頭繚繞一下。一次，我又見着召夫人，看樣子，她底容顏可真消老多了。談起話來，也要徒減幾分玲俐的姿態的。

她說：「召現在依然沒信奇怪呢！」

說罷，便又陷入沉寂中。臉上是蠕動着一座不自然的笑意，有說不出的苦悶吧！縱使見面不肯露出咳聲嘆氣的樣子，但那笑意恐此咳嘆還要難過。朋友們也只好可以免強地安慰着。但近來她底經濟不料也隨着起了動搖。

召一向是位老實朋友同是也頗忠實於太太。可是現在居然有了數年工夫不曾來家信，召夫人雖然平素是喜歡拿自信去反駁這一個謎的，但是現在呢，現在的事再不能不一壁使她發生疑問，一壁便是恐怖了。

不過一切事情都是苦於沒有線索可尋。

一月來，已是槐花盛開的時節了，芬芳的日子於是又將牽到每個人底生之途上。給予人間的信念是溫醇，活躍。於是她便決定要尋覓丈夫去，也像長途旅行似地，拋開故土向天之一角走

去。話是這樣懇實說過。我記得——我還這樣向她表示：「如果你去，我可以拿犧牲去幫您底忙。」說完，彼此都笑了。

不料一月以後我又去到召府，叩罷門，接着走出一位白髮龍鐘的老太婆，面龐是在滿佈着些驚愕的力的表現，打量得我一眼，自心盤算着，以為又是什末事情發生了。

「我請召太太。」我這樣告訴她，一切似乎已都坦明。

「呵！召太太……」她很自然地說，「召太太現在已經走了！我是房東走前三天，她已把過家什物都收拾停當，一切手續都已辦理完善，可是——她究竟去到什末地方，連我也弄不清。走時，她只說：我要到遠方去走走。」

「爲後呢？」

「爲後就沒有什末了。」

我於是只好向老太婆點點頭，表示告別，接着她把門緊緊一關。

我漸漸從小巷回到大街，人行道上印着我一顆顛不穩的步子，我在追想那些不可預策的變幻呢！那變幻埋在我底心懷裏，也許永是不能現實的白晝夢麼！

之後，在端午節前兩日我獨自憂鬱地走進那個中等小飯館。門外掛着兩盞紗燈我以為裏面一定很熱鬧也許比從前更要雅緻些，等到裏邊落座時，知道顧客不太多，令人感到冷淡呢！牆壁也都發了霉，白色的棹台布也都化作濁黃色，空氣裏是沉澱着有說不出的難聞的疲乏游離味素，處處都在賞賜起官能一些不大整齊的印象來。

老板却很熱烈地向我打招呼說：「怎末好久不來了？」

我只答應「是」「是」，可是我暗暗嘆息了，他還坐陪在我一側，無端引起了我不不少的舊事和新情，接着，小堂倌把酒端上來，我慢慢獨自悶着那微熱的酒。

鳳子

在溫暖的時光裏，令人感到富有一種神祕與諧和的氣息，那正是初夏裏一個沒有暴風的遲暮，也只因為是沒有暴風，太陽才那樣分明而留戀不逝。

金質屑的黃色已然撒滿了全人類的土地上，那美好而驕潔的黃色，是容易衝動着人們底回憶的。

大概留心着晚間的炊煙，已是飄散於上空的時節匆匆地，霄環便從一個小菜店裏走回來，看神彩是很慌忙不穩，她許是注意到又是炊煙升到滿空的時節了。但也許是有另外一件事，不過我沒有問，她沒有說。她僅僅是把所荷着滿盛青菜的小籃子放下，沉默得沒有說出什麼來，立

刻，我便把方才送信人遞進的信示于她看；說來那封信的來歷却是富有幽遠性的，那發信的地點更是她消費過六年前的整個童年的所在呢。

當她把信接到手裏，和看普通信件一樣。神氣並不驚訝；但她慢慢看下去，她流露着連索的奇異了。也許她由於這信面的手迹而要聯想猜摸到這是一位生疏人底來件。實際沒有等她讀完，我便安然地和她談起關於這一點的來歷和內容了。

這來歷是什末？那是她童年的家，她嫁後的娘家。這內容又是什末呢？只說是鳳子姑娘不久要作新嫁娘了。這只不過是一層直意，究竟那裏的種種涵寓恐怕也就跟着她底幻想複雜起來。雖然我不深悉，但我似乎總有一椿感想，那知道，這感想的流露遠不如她那回憶的刻畫之深，所以她從容地講下去：這好像似一首詩，同時也好像是故事。

鳳子姑娘總比她小，是她小姪。在童年時期，那是她最要好的一個伙伴，現在回憶起來，那已是她一個總角之交的往事了。兩個人底兩顆童年幾乎全是建築在一座同樣的事歷上去。如果要作童年傳，她們二人一定沒有多大出入的。

到現在，響環已是不會住在那陪養過她童年的家六個春秋了。

她常說：「六年的天氣呵！比起六十年又有什末差別雖然沒有嚐過六十人生的滋味是如何，但暫就這樣度日如年的風度便可想而知了。因為一切都改變了，真是令人聯想不到什末是從前，甚至，有時去開了鏡子，連自己底面容都不知是什末樣子了。」

我只在表示承受認識人生的態度，我說不出什末來，我一壁彷彿是在夢中，一壁彷彿是要尋些爲證明人生變幻的線索一樣。看樣子，她是依然沒有丟掉由菜店定回的種種殘意。後來她徐緩地把盛菜的籃子解開，暴露出的那是一堆野菜，她細膩地整理着那些菜，如同在估價那些東西的長短，但一時也許寄懷於另一件事情上去，不過她沒有招我領悟的表示，使我模糊。也許因爲她底想像沒有成熟，斷時不能脫出一個節段和我說話，我也模糊。

偶然，對於我，她談起關於那樣野菜的閑話來，不只是閑話，而更是故事了，不只是故事，而更展轉到鳳子姑娘底回憶上去。我還記得：過去她會講述過我——她和鳳子姑娘有時跑到鄉村的野地裏，去採野菜的故事。講到採野菜的時候，她臉上的光彩彷彿依然保留其固有的一些瀾漫餘意，高興到了頂峯，她便哈哈大笑。我只作陪意，有時我也故意會發問到她講得欠周之處。

然而現在她又提起了採野菜的舊事，她却加重到那是會和鳳子姑娘一同作的有趣勾當，

可是因爲說到有趣，那才引起她不少的惋惜事……這時間稍微沉一沉，她又淡漠地續說下去；她說，不但鳳子姑娘也要走出了家，就是經年和鳳子姑娘所採的野菜連那些饒有樂趣的菜名子都不曾再易於想起來了！

可見這六年工夫必是六十年。

初夏一過那些荒地裏的野菜也一定隨着時光老去了。老去的代價，自然就是結滿了遍地的野花，黃色，藍色，白色……隨着溫柔的風的力量，花蒂都在搖首，爭紅爭紫引起了布穀鳥和蚨蝶蝴蝶們顛倒地飛來又飛去，不知道她們都在作些什末用意的工作呢！

從前她和鳳子姑娘有時便把野花野菜採得擁破了籃子荷到家裏。

現在她才知道和鳳子姑娘採野菜的事情是一種奇趣，但現在不可能了。如果要再去免強湊事，只少也得起碼作一趟長途旅行，坐在火車間裏儘嘗苦痛然後再去採野菜的傻事；真若和鳳子姑娘從頭作起來，恐怕那種快感的收效就要距離想像差得千萬尺了。

鳳子姑娘現在既要出嫁，霄環却又藏在數千里外的一個都市的深處，想要幫她作些紀念於作嫁的工作，自己覺得宵眇得很。如果只是寫封賀信寄給鳳子姑娘看，又惟恐擲動了一些引

人憶舊的感慨，結果怎未辦，我不願免強，可是霄環那些最深刻的回憶的種種，不是我所憑空能夠領會到的。

暗中我不知道霄環刻劃了多少憶舊的符號呢！在心的深處。

因為在這生的半途上，她底精神上徒然又添上了一件不可消逝的迹痕哩。

守夜人

臨城里許便有一座菜園子，每逢初夏一到，這園子是該怎樣活躍呢？但看阿福那種可怕的匆忙樣子，你便可以想像了。在這裏阿福的確不愧是個領工的，在城郊一帶，大家都稱他的園藝界的閒人，同時，凡是知道他的，也都知道三張。

那些圍繞菜園遠近的樹木，早都長出碧綠奪天的肥澤的葉子來了，陰森森地，好像有了約會一樣，一齊都怒氣昂昂伸到滿天，這該是初夏時節了。

這菜園實際却還沒有一個適當的字號呢。那些傍近的隣居有時常給起山很多奇怪難聽的名子，在互相呼叫着，就是穿着水紅色褲子的十八九大姑娘也不例外的叫着，這個最好還是

不提

工作一若臨到阿福底頭上時，他便特地拿出一種不可解的神氣來，也許因為是領工，神氣必要十足。除草和灌溉的時候，腦袋上總是不忘紮條雪白的小毛巾，嘴裏還啣着勞力香烟，高興時不禁大嗓唱起來那套純熟可觀的「探情郎」，一若瞅見路旁偶有小媳婦在過，「探情郎」的調子則幽揚得高多了。偶而遇見有年歲大的姑娘到園裏來買菜時，他那真像多年故交的重逢一樣，遠接近送，而嘻眉笑開，況且特別表示施惠，給的也特別多，藉機會總是想更多說點俏皮話，逗逗神氣，於是阿福却又以和好著名。

天氣越來越旱，旱得使每年那些四季常青的小河溝連一滴水都不再有，叫夜蛙也都逃上陸地的草叢來了。但天越旱，越是菜園子的理想時代。園裏的忙碌自然也因而增，把阿福和三張忙得除了吃飯和睡眠，簡直沒有可以使他們走進那座可憐的看園房子的工夫，有時忙得過伙，還要招些零女工，跟着他們一樣作活。

夜晚到了女工們拿好工錢早已散去。飯後，三張照例是洗好了臉，把衣服穿得很講究，腰裏還帶個塊把錢，刻不稍停地，撒開腳便走，這大概是進城，多半為的是尋歡吧。每晚都是這樣，好像

是保存着一種神聖的原則似地，如同禮拜天走進了禮拜堂那樣向不破例，縱使園子裏還有若干未完了的事只要他撒開了腳，就得明天再見。

於是整幅的園子便留給了阿福一個人看守，夜夜都在作着一種靜的經營，有時却是易於使他寂寞和恐怖。

特別的暴風雨之夜，更是容易引起他底恐怖心來，既或無雨，但只要有風，樹葉子嘩啦啦地響，整個的菜園中好似飄遊着幽靈般的不可釋，漆黑打成一片，對面不見人，任憑是怎樣淒涼可怕，他還得不時四下尋守一下，恐怕要有偷菜的人在屋子裏睡覺或是休息，若不因為有了要事，他一向不肯點起那盞小菜油燈的，使他造成這種戒律的原因，却也因為是恐怖。倘若室內和外面同樣地黑法，在他以為至少可以減低一些不安的印象呢。

菜園的偏西迤北的一方却是很荒涼，生着不少叢桑，在叢桑的裏面可以發現一座小廟，還陪着一座堆場不堪的矮矮小亭，前邊不過百餘步便是兩座饅頭墳，上邊長着綠色如茵的牛毛草，並不使人述遭難走。相傳那是多年前巴王爺底花園子那兩座饅頭墳是葬埋他兩個愛女的墳，後來巴王爺落了架，花園子賣給旁人，愛女底墳墓也便無人祭掃，但現在已經荒涼不堪了。

就是那裏，小廟和兩座饅頭墳的周圍左近，說是鬧鬼還有人傳說夜間有鬼哭和冒靈火一類的怪事，園外每有夜行過此的人，都要躲避這地方走，雖然未必是真的怪事。

每晚當三張走後，留下阿福自己，則這種怪事的印象便不可抗拒地升騰於他底心裏了。可是這菜園的夜晚看守人一向是他自己。

這天正是十五夜間，三張又是循例走去，留在這園子裏來作看守人的也依然是他自己。夜是稍有微風的夜，陰沉的天沒有一點月光，遠遠可以聽到白楊樹葉的搖曳聲，和那些令人增加恐懼的貓頭鷹的怪笑，由於風的蠕動性，都時時不停的傳到阿福的耳朵中，他於是感到心神悚然。恐懼的世界又重出現於他底官能裏。

偶而他也會對於三張懷着一種悲望的態度，但總沒有辦法，只好一個人在恪守吧！說來好像自慰似地。

阿福底身子却是恢偉，恢偉到常常令人生起畏敬心來，飲河水和吃八分熟的飯他都不在乎。所以白天雖然苦作一天，但夜間偶有所擾，則決不會安安睡去。如同對於夜的應付，便是他一件奇特的不自主的生性了。

夜間自聽到貓頭鷹的怪叫起他便開始恐懼他又好似被什末陰魂纏繞似地，睡不着，有時躲到園邊去，或是安靜不愛招鬼的草棵裏蹲着坐着抽起苦力烟來，白晝那條園頭的毛巾現在却挪在腰帶上，眼睛圓瞪起四下張望，瞪得像小砲子似地圓，偶而僅有的不顧天地咳嗽一下，爲的張胆子，但等咳嗽完了偷偷必要重新又步向另一個隱身處去了。

夜深時他曾瞰見過在廟前的兩座饅頭坟上，有小燈籠出現過，恐懼便強制他走向不知那裏去了！他整整走了一夜，一口氣走得馬不停蹄覺得特別是飢渴，如同在小森林中旅行不兩樣，但等到天明雞叫時他又發現他依然是站在自己底菜園裏，不料青菜却丟失了很多。

兩小時後，三張回來了三張底鞋子和褲管滿都拖得露水，進園房便要換衣服，但阿福一把手擒住了他硬要和他述委屈，講講這個恐怖——人底悟性深所不能猜解的謎。

三張嘆了嘆，不說什末。阿福底臉色可都變了，一直到現在。

二十八年小寒食日。

歌的故事

夕陽已是轉過極峯，太陽接着便落入了大海洋之一側。

晚餐既然用過，似乎是成功了一樁大事。室內室外的燈光早已昇到了沸騰輝煌，太陽雖然落了很幽久，可是室內的悶熱依然不減，無形中只會迫人到院心裏去乘涼，提起乘涼在夏日這該是多麼愉快的事情！

今晚，有兩位朋友來到我這裏大概準備是要談天，這在我覺得更是增加了另一層的快意。因為只說是乘涼，個人兀自囚在院心裏的藤椅中，空空地銜着烟蒂，品着苦茶或是偶而隨着溫風飛來一次花香草香，這些事情不過是單單娛快人們的感官吧了。至於心理的快樂不是淺淺

就容易長出來的。

隣家的少女每至夜間，甚而夜半，必得陪着廣播高高張起喉嚨合唱，夜曲，頂入時的進行曲，法國的流行調子……在她大概許是成了一件習慣的消遣了，暗暗聽她誦歌的人們只能這樣想。

曲作家的魔力可鑿得很威嚴了。他們不但能夠使人的喉管會喊破，耳膜震得嗡嗡不已而且，他們能教人笑，能教人流淚，能教人入狂。

這歌聲飄出來，翼翼中，有時是被人們歡迎的，也有時是被人們惱視的。因為朋友們聽見了柔美而入於妖媚的歌聲，所以要迫我說歌的故事。

好啊歌的故事啊！

但是我迴心一想却不知怎樣說了。怎樣說才能合適，我的本領是遠所不及。只因我不是一個曲作家或是善歌的人，所以關於歌的種種是向來疏忽的。如果說些關於什麼鬼狐故事，聊齋故事未免與歌的故事相去太遠，那正是幼年時代的妙品，況且談起這些東西，也許他們比我更是充實。如果若說些關於歌舞劇中的種種，我又以為那只在唱，而不在說，說得千好不如一唱，可

惜我也不會握着這樣的本領。

而外我決定要說點什麼那歌的故事呢，我發了一點小竊。

於是沉靜了一刻，因為沉靜，則那少女的歌聲越是敏銳起來：一揚一頓，有節有奏，若悲若喜，如怨如訴，漸漸足至廣播的節目改變了時，那歌聲才沉寂下去。

然而不知何時她的呼吸也許再會緊張地脫出了喉嚨。

卒至還是由友人說出了一首歌的故事，我只在承收他的講意。他說外國也是鬧鬼的，不但鬧鬼，而且鬼還真會作一些事情，自然常常是發生於深夜間，在這他所說的是能歌的鬼。

他說這事情大概還至少是產生於三年以前。

短短的三年以前那時他還是住在意大利，爲了自己的一點方便起見，所以他租的是民宅，誰料想那民宅的意外可就嚴重極了。

他說那座宅子到夜間就鬧鬼，還是善於歌唱的一個女鬼。

第一次當他聽着這歌聲的時候，他還以爲是鄰家的貴婦正在作樂，他不曾注意。然而後來每至夜間這歌聲便常常出現了：有時是在黃昏，有時是在午夜或午夜以後，又有時是在黎明以

前。當着那樣怪歌聲最銳亮的一刻，會把他從夢鄉驚醒，醒來他却是無可如何偶而大胆咳嗽一聲，這歌聲便會沉寂下去，斷不再響動。有時他不肯咳嗽，只是由床上起來，偷偷地溜到外邊去，但這歌聲也會終止的，無論怎樣，只要人一發動作，這歌聲便令人聽不見了。

後來，他住的日子已經不少了，罪也受夠了。他爲的這事情，固意打算要和隣人作交際，他偶而問起隣人關於這所經過的怪事，隣人只告訴他，說當年那個宅子是住過一位漂亮的姑娘，那姑娘不但是位歌女，而且還是一位相當有名的舞女，以後因爲年齡長得大了，漸漸度進了衰老的氛圍，便有種種的不得志，終爲貧窮和悲哀所迫，她走遍了異地去當賣唱的一去便沒有人再知道她一些更多的歷史。

他把話聽完，心裏不禁恐懼起來，他感覺那是一件冒險然而居在異地的人又有什麼辦法呢！

後來他就惟恐距離那個地方太近，所以就趕緊搬走了。

那宅子依然變成了個空宅。

我聽完了他所講與的這一番過去的事情，我不禁隨着也稍微地恐怖起來，直等友人們

走了以後，夜是靜的，一切都是靜的，小小的屋子裏只有傳佈着我在預備睡眠的聲音，我躺在床上，一切又是靜的，陰沉沉地靜法，彷彿令人不能再呼吸下去。

子夜過時，我還不曾入睡，不知在思想一些什麼，沒有主宰的事情，但是隣家少女的歌聲又是幽揚地傳過來了；傳過了我的住宅，爬進了我的窗簾，導入了我的心，把我周身的組織都化變了！在我，這却是一種有力的感覺，大深的夜裏我也無法對旁人說，旁人自不明瞭，可苦死我了！

事情一當當然不能永久連想到鬼的本身上去，可是我不能否認收獲了另一件的苦惱。

漸漸我生出了妙法。我給朋友寫信，去討論如何制止這少女的夜喉，朋友們都爲我默然。

事過兩禮拜，女人又來到我這裏談天，他們說：「只要她能唱，你何不樂而聽之！」我以爲這話表面看來似乎有其道理在，但是對於我的一顆心却是不大十分穩定。

後來我也卒至搬了家，我才安逸起來。

神聖的晚服

要說晚服，爲什末專以神聖標題幹麼，晚服既沒受過宗教的洗禮也沒在禮拜堂裏作過擺設兒，幹麼非說神聖不成但——然而你聽着這晚服的確是有股神聖勁兒。呵，說錯了！實際晚服倒沒神聖可言，所神聖的自然是在穿過晚服的人。

胡魯先生自從作了這套晚服起，煩惱和辛苦便從中長出了。

說是晚服的確多少費解。中國人穿衣服大概決無晨午晚夜之分，你反正那一套，脫了穿，穿了脫。高興掛起來吊起來不方便或是把它繞成團，墜在椅腔裏當椅墊都可。但不料想胡魯先生頗有博士風，你想博士這個名詞根本就是舶來品，所謂博士風自然說是風從海外捲來一直吹

進了胡魯先生底心腔裏。胡魯先生在穿戴上，不算講究，總還有個將就的毅力，可是對於這套晚服的觀念，却很例外。

若說作晚服乃是他的生平志願之一，未免有點小題大作。他對於製作晚服的幻想已經萌芽於七八年前之久了，不幸三年前才作成。到今天這套晚服已是有了小小的三年的生命了。

晚服自是晚間穿的，不錯的確——不錯！胡魯先生對於這件定律比誰玩得都滑蕩，若不如此，爲什麼偏說這晚服必得神聖不竭？胡魯先生自必有其胡魯先生底藝術的。

要談這種問題，非將胡魯先生事前的基本心裏說上幾句是不足以談論的。

胡魯先生一向却是位超等講究衛生的人，不過所講究的原則只一件，便是晚遊。他認爲人之一生，只要有晚遊的習慣，什末病都不會生，什末好處都可以得到。在未有那套神聖晚服以前的胡魯先生每天等到太陽往西一溜，夜的世界未來時，一切是——風景美，心神美，時光美，機會美，但不只是美而且處處還可以使人適意。那時候，他底晚遊習性已經長成了，可是每當自己走進了晚光普照的人羣中，便覺自己討愧，一則是神氣不足，不，既或有了好神氣，但沒有一套好晚服是不能驚人的，不過那時胡魯先生底心，便是一顆盛心。後來一直到把晚服作成，這才感覺關

綽多了。因為有晚服，自然可以自居爲上等人了，既與上等人爲伍，常屬非同凡響，胡魯先生於是升級了。

這套神聖晚服的料子正是一種莫名的好壞，但最合適是春秋穿，論色澤，論薄厚，論型式，大概說是無一不合於春秋者，彷彿尙可，至於夏天穿，有點熱，冬季穿，有點冷。

天，只要到了春或秋，便是胡魯先生底黃金時代了。因為這時却是一個使人愉快，溫柔，活躍的季節。他，向來是有個型律的人，而且又是有了晚服的人，高等多了！型律也，便因是而嚴重。黃昏時，只要七點鐘一到，就是他那應用晚服的時來臨。於是不管怎樣，便把那身着的中國服脫下一擲，緊接着便把那嚴重的小皮箱之鎖打開，將那套所謂晚服徐徐拿出，哼——一一穿上了。穿上不是徒然地得——走！怎樣走呢？你反正那熱鬧往裏那鑽，那裏人多往那鑽，那裏女人多還不得不鑽！這裏還當註解：便是胡魯先生來便是位喜愛女權的人，同時還喜歡幫助女權處處提高。單以晚遊來論，胡魯先生肯以亟嚴重而尙等的精神出遊，認爲是無限之好，同時希望這種好法，女人也有參半權。

不過，天底藝術究竟是比胡魯先生底藝術大得多，因為天會使四季不都是胡魯先生底黃

金時代。例如夏之來到，冬之來到，夏之來到，他雖然覺得是有好多不便之處，但依然還可假作面容，自作歡樂。你想，夏日的天氣是該多末酷熱，裸着膀子還要憑空流汗，而且還說要穿起一套嚴重的晚服來，你反正難受之處，其必自知，那還用說麼？不過夏總比冬強，夏雖熱，縱使出汗，溫度高，尚且可用手絹拭用涼扇煽，實在沒法還可咬牙硬挺。冬天可不得了，因為那些最嚴寒的日子，而且晚間冷得到怎樣程度呢？最冷可把皮膚凍破，通身肌肉縮小，但有一遭，使人却是無法可以咬牙，便是凍得使人發戰，你說，混身像請神似地，一陣哆哆哆，一陣又哆哆哆，哆着樣子便可令人生疑作鬼，還能談到什末提高女權呢？若不然，爲什末大冬天，單單穿套自己以爲盛的晚服，遙處亂走幹麼？我記起了：原來他所以不肯多穿外衣，是恐怕把這晚服的完整精華之處順便遮去，呵——是道理呵，同時這還可以表現點他對於提高女權的一種凌高氣，便是精神。

不料後來他也許感到苦惱了。

他苦心地，以這樣崇高的精神去對女權講話，夏又受熱，冬天受凍，苦心呵！但不料處處反遭女人白眼，他於是嘆息，可是那晚服每天至少還要搬弄一次的，穿上——走回頭——脫也學會順便掛起來，吊起來，朋友多了，便把它舒舒展展地蓄藏在衣箱中……但現在呢，那晚服仍是和

常年新性時同樣地被他重視同樣地被他欣賞着，可惜料子太壞，都磨得蕨花了。這種現像，其實臥在胡魯先生底胸懷裏，未曾不許是嘆息！

這套晚服可真沒白託生一回，嘗盡了人間的霜雪和汗水的滋味，而且還承受了胡魯先生多少器重，只要胡魯先生一抖抖摟摟穿起來，身價高得多了。

但這不可侵犯的晚服，有不失之神聖藝術，却是胡魯先生底一種獨創風。

秦姑傳

唱不完的歌曲，飲不完的酒，以致那開不敗的花朵，和作不完的詩，自古以來都在廣續着，可是助長這種藝術的一個人，已經走向另一座世界裏去了！從此，歌曲竟已化作爲哀誄酒是苦的，花是凋謝，詩已轉變情調了。這人是誰？便是李貴秦女士。作者承其遺書之託，與其母之叮囑，乃起而傳之。以付逝者心願，冥土上的徘徊者，藉或可以慰其勞生之士有與秦姑識者，抑當引爲紀念吧。

人生緣本是頗短促的，如果已有半生經驗的人，定能會領悟到人生刹那旅行的真諦和味。

感既然是刹那，本應在這刹那之間作一場亟精緻的美夢，啓發一些如願的幻覺，不算過份的期望吧？但是，天公往往便要板起那嚴酷的臉，頻向人間撒出那無端的悲哀和悵惘來。

人世的周旋，堅然有和青蛙似地舞跳着，但人未必能有和青蛙那樣善於應付環境的本能，因爲人却還是人。人底歌唱却有幾分貓頭鷹那種舌黃開了花似地鳴叫着使人細細聽去認不出是笑還是哭代表着這種典型象徵的最高峯，在人間，我們可以尋找到的便是李貴蓁女士一人的生活。

女士以「蓁姑」名，自然是因她生平所在感味到女人底遭遇和不幸，而竟引起她戀慕着姑娘時代底純潔和人事化，這裏雖然或者會包含着少許的其他念望，但沒有杞憂，這自是其生前所最懷繫的，所以叫蓁姑。

七齡時，蓁姑不幸傷父，只留下慈母二兄一弟，況且一向很窮，她底命運自此便注定了。於是便開始她一生的飄零和淪落。但也許因爲她底美和聰慧異人，不禁上天好忌劃定了她底命苦而夭。

十歲被選入宮，爲小宮女，賜名「晚霞」，日夜侍奉帝后妃子，偶不得狀，則不免鞭撻杖策。因

爲窮，況且家事凋零，又有什麼辦法呢？宮中的生活，有時竟會使其感到度日如年，於是苦悶和疲倦便織成了她底童年。直到「逼宮」時，這種宮女底生活，在她已經歷過所謂「三易春秋」了。不得已才重歸故里。但是那當年的家現在已經瓦解，家人各奔生途，就是一再愛護過她的母親，現在已經爲人傭工了。一天的雲彩彷彿要散，不是因爲當初曾維繫過這家庭的父親遠離人世而去，秦姑再重歸來便只好寄居在親友家，飄浮着。

可是，時光總是不讓分寸地在助長於人，當初那位美好貞慧的小姑娘，時下已被時光喬裝爲一位美貌多姿的少女了。這才只五十歲，就在同年的一個炎夏的季節，也沒用多大手續，便嫁與一位裁縫舖的年青主人。只希冀她不挨餓，作一個未來的賢妻良母，就滿心情願，另外却不想與什麼所謂奢望可是作丈夫的那人，生性就是位荒怠嬉戲的人，不大喜歡作正事。家庭雖屬小康，但却經不住他底摧殘，後來不知從那說起，便要迫她去摹仿「神女」，不惜她操起那種爲女人最可憐的事業，下策固然是有說不出的話，但只要因之可使經濟上得到裕如，他便迫她說「可以。」但終久因此而離婚，四年間的夫妻，還留下一個小女孩，名叫「增秀」，從此她又悽然走出了一個所謂家庭，向一個渺茫的前途孤自走下去。不時回顧着，依依在眷念着她底增秀，她

希望她來日要作一個人，一個未來的高尚女人。想着想着酸楚的淚將要出了，世間也許會有瞭解她的人，但是，所能拯救她的，却很寥寥。

從此，所能維繫她底命運的便只有飄泊。在這淒涼飄泊的征途上，她只能找到些零工作，甚而有時還要檢起了女紅，所賺的錢最多不過充半飽。就是這樣把沸熱青春所最寶貴的日子竟沉寂了三四年。她時時都在憧憬着，人事的醜惡巨魔却向她吐着舌頭，閃着猙獰的臉，像要吃人似地。

一年，正是丁香花盛開的季節，丁香的香徒增人間幾分韻調的，久已沉悶而頹傷的一些事，現在也將顫慄一下，由顫慄而動搖，由動搖而舞蹈，總使有那拭不乾的淚痕在起伏於臉。笑——或者是苦笑，但是歌聲繚繞，在這育人的春光裏，恩暖和溫柔都在抬高了生機對一切的生靈。這時她又將作着兩位預約未來的太太了！可是那一位，註定她生活的命運的——自然是要悲慘的。第一位預約她作主婦的，據媒妁說是一位漢口富翁，既屬翁，年紀自然是很可觀。第二位家資稍次，但非翁，是一位健旺饒有生氣的年青人，和她底年紀左右相配，兩方都頗傾心，只可惜因為要求陪廕，結果辦不到，未必相愛的反成了功，心心相傾的却達不到。第一位對象是姜老爺不因

爲環境的逼迫，她便作起姜老爺底主婦了，但嫁後一看，才知道姜老爺的確老得可觀，不過年紀還不到七十，可是所謂富翁，不過是位數十畝地的看守者。自此她便認識了什末是欺騙，在這鬼惑的人間裏，混了一氣。既是青年，怎樣才能使她並着丈夫老翁去沆瀣一致呢？有時她竟管他叫起「爸爸」，他點着首於是便輕微地笑着，感到老年人底滿足了。直到漢口事變時，飽嘗這主婦滋味的人已將四年，事實是步步在驅逐她回憶，回過頭來，呵！她又在重溫四年前的舊夢了！仰空看見那飄散的雲朵，風在吹着一切，一陣近，一陣又幽遠了。

現在她再不能忍痛下去，因爲她在想念她那老態龍鐘的媽，和丈夫提議，想到北京再來省看省看。老夫一高興不料居然應允，還給拿好川資，和旅行一些所需的用度。二十天後果真又和那年邁的媽媽重聚了。見面時彼此都灑着淚。

一來她便彷彿不喜歡她走，由於家庭的可憐，和一些過眼雲煙的事情，她更捨不得她。不過既歸于人，無論怎樣吧，也只能說暫住娘家。但後來日子長久打發下去，丈夫一再不能匯來路費，在這生活費高漲的一刻，她索性又找起工作來，於是認識了幾位新朋友。但這時她才啓悟到愛情的真性和可貴。久之，不料「人言可畏」，無稽之談便捉風捕影，捏詞與儂儂盡爲遠嘲近笑，於

是便引其感到人世的可怕！况屢思前途，甚是傷感。回顧既往又何不是悵惘呢！於是便表示厭世，毅然自殺以生命爲志氣之後盾，再以肝胆見諸於世，以最後之一呼一吸在洗淨人間的污和醜。死後山高水遠，可以安息了。不過事不從人願，大事發覺後，被人送往醫院救治，竟自殺未果。是時寄居「振興公寓」，親朋聞之，多來勸慰，亦一再表示遺憾。其素見伊聰慧過人而騷麗多姿者，希望人間樂事永恆無盡，雖然是萍水相逢，但是在這生之一刹那，快樂總當是人間的，何必作些慘淡呢？

於是又勉強於人世活下一百天，在這二十七歲的當頭，終久她那不可釋去的想像却又實現了。竟於同年八月十六夜第二次自殺。天明，僕役聞其室有啞聲，慘苦非常，察示之，隨送醫院救治，藥石罔效，晨七時殞命。嗚呼！秦姑大限已到，亟樂園中又添一位。

當日弔客叢中，曾發現一位伶俐活潑的女孩子，穿着縞素，流着半知其事的淚。年紀已經有十一歲了！這便是當年失落過母親的「增秀」呢！現在已經尋到母親了，可是她已竟走進了另一座忘憂的世界裏去。

正常朝霧溟溟的十八日晨，北京萬國公墓增了一座新墳，石碑上寫着：

「李貴蓁女士之墓。」

附吊語一章（呂淑英小姐作）

「呵——去了去了撤開一切，蔡姑呵！我總覺到妳在遠遠地望着我。可是我們底中間已經畫成了一條線，妳看那邊不是忘憂世界麼，那裏才埋着真正的快樂呢！沒有咀咒也沒有淚，妳就安安地休息吧！但是，何時我們能再見我默然了。」

出賣了女兒以後

「走吧！這兒不是咱們常待的地方。」一個將近五十歲的半老年人叨嘮着。氣色是特別消瘦，一幅眼臉已是走入了可憐的樣子。四肢的營養力已經燃燒得枯竭，不知是多少日子了。可是仍然出於勉強的說，安慰的口吻。既然安慰到了盡端，知道再去廣續着的安慰是假的，也就不安慰了，誰都知道天上不會掉下來餡餅的勾當，所以這半老年人依再是很悲傷的，因為他再想不出好的話語去講給妻子聽，從眇眇的陌生走地才來，又走向眇眇陌生的地方去懸掛着空虛的肚子已是一兩個月了。

「走吧！咱們還是走吧。咱們既不是生在這，可是咱們也不盼望死在這。」把話說完了，緊接

着淌出了眼淚。

巷裏的人們早已湧出了那麼一羣，東家說五，西家說六，大家都把眼睛盯在這幾個沒有家歸的人身上，互相漠視着，但有時也會分担幾分悲哀的，總算還是同樣的人類，所以人見人親。

然而儘管那殘瘦的老年人咬着堅牙忍痛——去說着出賣孩子的事情，眼看作孩子的只有去接收另一個新父和新母，才能完了這盤棋，可是巷裏的人都是瞪大了眼珠子，口頭上露出了悲惜的腔調，誰也不肯去送這無辜的孩子去當新父，去當新母。

偶而這些孩子們的母親異想天開：爲保存孩子們未來的偉大生命着想，聽說城裏還有慈幼院，後來又聽人說慈幼院也得化錢，一年也得二三百塊，並不賺錢，打算送與孤兒院，又惟恐來日取不出，作父母的是一生遺憾，何況那老頭子又不肯甘心那般作，老太太擦擦淚珠也就是了。

可是他們真得走，從灰暗色素中爬出來還感到很有造化，但還得渺茫地走向灰暗色素中去！天啊！

那老頭子當初何嘗不是有家的人呢！何嘗不是有田園呢！又何嘗不是決定打算永久下去有妻子，然而現在——於家的一切已都是被捲入了浪花，充魚腹，作水宮，連焦土的痕跡都不曾再

可以找到，一片明洋只是水水的上面還有一些不成熟的水草。人們能逃出來，這真不知是幾世的造化。老頭子每逢把事情憶想到這，便周身都麻醉起來，如同飽飲了酒，不知所以了。可是惟有一個感官是加速地敏捷起來，那便是眼睛，和眼睛裏注出的一滴滴淚。

天黑了，不用燈的力量還可以恍恍分明出那是牆，那是大街，那是房屋。天黑了，流落着沒有家歸的人們只希望有夜店，可是這樣輝煌的城市裏，款待的夜店真就不知有多少座了，然而那都是給有錢人預備的；老頭子穩穩摸索着口袋，裏面只賸有五吊京錢，投了旅店，錢當然不夠，不夠就是不成要想蹲街還算遠警，他淒悄地拉了一個嘆息，回顧一周，看看自己的老婆和三個孩子，可見得那是柴米的夫妻，天真的孩子啊！

他們多少天來的疲乏，已是不能復加，擺在黃昏過後的黑漆空氣裏，疲倦更是加倍起來，踉跄，踉跄的走，他們的人已是失去了鵝標的人，他們的生活已是失去了鵝標生活，走吧！一步一脚地，不是從死灰裏逃出來，抑是邁進了死灰裏去。

夜是靜的，不錯，可是在城市裏有時就很意外了。

他們步入了夜的陣圍。

他們走到了娛樂場的門前，走到了霓虹燈下的商店窗櫺前，走到了烏龍潭地瀝青馬路上，看見的人們也有是男的，也有是老的，少的那自然是夫妻，父子，朋友……小孩給抱在爺娘的懷抱裏，年青的姑娘拷着男人走，洋車，馬車，汽車……還有叫不出名的轂轆車坐來就沒有看過這些玩藝，現在這部田地教人看這個，有點看不下去……

有一天，他們不但依是沒有出路，要不快想法子，而且連一寸的出路也要迸絕了。兒在喚娘，娘在叫天，老頭子還緊說這是天意，數十年來都不曾有過這樣大的水，這水真就把房子吞噬了，把田地吞噬了，還把……

這期間他們只有最後的一條路，迫得令人不得不走了，那路子便是賣孩子。不是那個靈魂，也不是那個肉體，只好把孩子當貨去賣。

每逢走到了繁榮的街市，繁榮的胡同，他們便叫苦連天地哀告起來，等圍着的人一多，老頭子便教老婆叫賣，老婆還叫老頭子叫賣，但誰也彷彿不肯張開了這個罪口，限巴巴窺着周圍的人，私自溜溜流出了眼淚，還是咳聲不止！

終於經到了一座高貴的門庭，與其說是討飯，還不如說是討生，結果他們不得不把牙齒咬

緊，說出了願欲出賣兩個孩子的事情，大寶和二寶，三十塊錢一個，不料被那個慈悲的女主人留下了。於是這兩個受夠了苦創的孩子似乎又復活起來，彷彿又重有了爹娘，又重有了天日。

那女主人自然是主婦，把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交好了，把孩子將要領進院子去，但是大寶和二寶的心理自然不惑哇地一聲痛哭起來，覺得啓明了人世還有無父和無母的悲慟了，既不肯離，也不肯跟人去，都在失了聲地哭號着，那主婦結果也去陪淚。

臨別了，媽媽告訴大寶二寶：「不要哭了，乖乖地媽媽……有工夫……還來看你們哥倆兒。」一壁告訴孩子止哭，可是自己的哭也斷不自止了。

「媽媽，真走了？」

「……」

「咱們……咱們還是一同好歹走吧！」

他們聽見這樣犀利的話，不但悲慟彷彿更有殘忍的意味在，天一定會殲責的……沉寂了。一刻他們只好走了。尤頻頻回頭去看孩子，孩子不可多看了，徒徒看看走進了孩子的門檻吧，那門檻似乎是兩個天地中間的一條忘溪，可是說來是忘溪也不恰當，一顆印象不容使人空空忘

却的，也是因爲有了頂大悲慘的原素在。

空空地走去了。爹媽似乎不很甘心。因爲想到了來日再去看大寶二寶的機會就很茫然了，人的生命只不過像琴上的一條小弦，不管喜樂哀怒的調子是怎樣出，但却是很容易折毀的。

這老頭子手裏加了一分安慰，減去了一層窘意，可是又添上了一件悲悽。他的淚水依然沒有乾，擦過了還擦，擦過了還擦，不斷地——不斷地志忑於心。

「不然，咱們還是再看一次吧！老頭子瑟縮低語着。

「……咳！咱們……就去吧。」女人的心真是軟，說着說着又哽咽起來了。

他們轉過來身，又重走向了那座高貴的門前去，徐緩叩門聽不見有人走出來，又叩，也沒有……叩，還沒有人出來，後來守門人說主人出去了，大概無須再見面！他們爲之沉沉一楞。

但他們依然不甘心，叩門，等着不走，叩門……結果被那主婦知道了，聽說他們要求再和孩子見一面，所以很有權力，主婦只好慈祥地把兩個孩子領出來，給他們一個骨肉的機緣吧！實在這事情並不能減低他們的悲哀。

這夫妻二人和另一個還是自己的孩子，得到了久所需要的東西，於是很想再嘗一嘗人世

的溫暖，讓身心也受一點恩惠，讓肚子也得到一點恩惠吧。

這樣下去了，可是爲人供給的東西是有限說了供給，可真不如說是報酬，努力節儉，努力忍苦，但是只要活着的話，忍苦的飲受無窮，而獲得的一點報酬是有限終於他們的一點安慰，算告罄，以致直到那時，那樣吞嚥過房屋和良田的水依然沒有退却，天呀，這是天意。

後來他們又踏上了和從前同樣發軔的事情，然而只是徒徒缺乏兩個孩子，所有的差別不過這麼一樁。

他們是三個人了，孩子只賸一個，三寶迫得無奈的時候，偶而又有一件事情爬上了他們的絛，這時他們的心已是快要變成一座小叢樹林了。

他們在生活的道上留戀着，踉蹌得已經疲乏夠了，但是他們不知是從死灰裏逃出來，抑是邁進了死灰裏去。

歸來

那般愉快的五月的風，是頗富有活躍性，吹送着黃昏後的淡薄的陰沉氣之一天。酒樓裏邊羅列着一桌盛宴的賓主燈光飄溢之下，輻射着每個人底臉照澈了每個人底心，同時每個人都長出了一種獨具的歡快正在注定着一些不同的命運呢。

「來——碰杯酒！」

「好碰杯。」

「再來！」

「好再來。」

「再來！」

「哈哈哈哈哈……」

「可以了！老謝，幹嗎沒完？」寧子夫人微笑了。

這很可以鑑到寧子夫人對於丈夫石園先生的愛護之盛，一切事情，她未曾不在周適地顧慮着。

「來——五靈小姐也來，碰杯！」

「頂好還是讓石園來吧！」

「那末，妳和石園都來，我們三人，四人……大家一齊來飲！這總比悶酒獨酌好的多，像今天這樣的喜事！」

「是的。但最好還是不要醉了他們兩人，石園和五靈小姐。你想他們飯後還要去娛樂呢！」寧子夫人可真不媿對於丈夫愛護之殷。在家裏任可自己如何吃苦，決不肯使丈夫一事一事都沒有安慰的。現在石園先生這種無端的苦悶不知從那裏竄來的，頗想要交女友，雖然自己是已有太太的人，但那顆心還是盛年的心。於是寧子夫人總覺得自己丈夫安慰不足，對於生活

有所失望的地方。卒至使她往往想起來一些心頭的不安。爲達到丈夫心靈圓滿計，自己也就不惜犧牲一切去爲之奔走。喜劇便從中生出了但也許是悲劇吧！

命運之神在苛酷地擺布着人類都像螞蟻似地動。

寧子夫人對於丈夫一向是很忠實的。丈夫快樂她也跟着快樂，丈夫悲哀她也同樣地去分擔悲哀。

於是她便把五靈小姐介紹給石園了。五靈小姐並不了解她是他底太太，由於苦悶可察，也並不了解他是有了太太的人。但寧子夫人對五靈小姐說，她却是石園先生底妹子，而且他也承認是她底家兄。

他自從認識了五靈小姐，似乎一生的安慰都已滿足了。他漸漸忘記了苦悶的字樣是如何解釋，因爲他感到苦悶是遠離人間而去。

這次的小小宴會，是由寧子夫人底領導，也是他和五靈小姐的最初團聚。寧子夫人似乎委曲作了主人翁不過態度公開坦白，既或是有些不可叵測的隱藏，但一切都是出於善意的。

夜深酒散，滿樓的彩色燈光幾乎濃得不可化。外邊不時傳進來一些幽揚的風在樓裏盤旋

有如節奏似地擦上他們幾個人那種玄密微笑的嘴，和眯眯的眼睛青紗攏罩着的一個謎。

立在一側的茶飯僕人，躬着那支水蛇腰兒，時時打盹，夜色深沉，十二點。一些坐陪人和寧子夫人都在相繼提議退席，因為夜深恐怕耽延這一對新人底一些事，大家都不知所以地走去了，留下的人只有兩位——石園先生和五靈小姐。但他們不久也隨着走去，去娛樂去了。

寧子夫人既允許丈夫有了這樣安慰，所以對他們底娛樂和種種一向都不過意。有時他竟鎮日或是徹夜都不歸來，但她却不認識什末是飲痛。只要丈夫不苦悶她就很泰然了。

於是他和五靈小姐相互來往的時間快近兩年了。這兩年的工夫，他們好像把一切認為是慰人的事情都已作過，把一切苦悶者所在憧憬的盛事都已化作他們底生活了。這兩年的工夫裏，他們坐過大劇場，逛過公園，走過夜市，爬過山，兩日裏躲在雨傘下邊會釣過魚。這兩年工夫裏，他們更談過人所不能談到的事情，作過人所不常作的快事，總之，他們已將那些理想的泡影近於生活了。

一天她又見了五靈小姐，問起「石園先生近來如何」五靈小姐說：「他很好，他常提起家中每一件事情都有專人照料，還說您常爲他縫衣服，補汗衫，真是好令妹」說着臉容便劃出微

笑的刻痕來，並且還多少隱有些自然的挑逗氣。

寧子夫人聽到這樣「玫瑰似的」話語，却很免強縱使不一定是悵惘，但却覺得迷謎般地悶着不想打破時，不悲哀，也不快樂。

石園先生接着常說：「呵，呵，是的，是的！」

後來讓五靈小姐處處體會到他是位馴順可欽的人，對於女人一向的忠誠，似乎像守着宗教的信條一樣，忠實到不肯違背女人底一點點意志是人間稀有的人啊。

實際五靈小姐對於他的傾心自然不只一天了。愛的紗攏上了兩個人，紗裏是天國，那裏有永恆的春愉快的新野綠，溫柔的酒，陶醉啊！天國，畢竟是天國了。

男子既或有了寧子夫人這樣的男子，對於另外女人底自身的要求和求愛，不肯拒絕也不喜歡拒絕，這樣的表示是說人類的向善還是向善？我們却無法說是向善，但也無可證實說是向善，因為愛情便是周旋，有時走極端，有時也不走極端，都正是人類之如實的呼嘯吧。

日子常久下去，他接收到五靈小姐底熱愛，誠然有如不得已的，可是這熱愛究竟是把他底靈魂燃燒了。於是他知道這樁事是無法擺脫的，同時「熱愛」也決不允許他去擺脫。至如這熱

愛究竟是怎樣，和熱愛本身一些未來的預測，他也不肯和寧子去談論什末。寧子夫人自居介紹地位，並且對於石園先生那種牢不可破的忠實信念，又是一番別緻，因之對於他和五靈小姐底種種，一向不肯表示一些無味的尋釁處，況且對於小姐的看待也却十分高上。

後來，也許因為某種關係，五靈小姐居然要求他不要拒絕談判婚姻的事情，這却是她不得已的關頭了。

這樣的事情盛在他底心裏，已經不只憂鬱一次。所謂憂鬱者，一壁因為是情面難却，一壁便是寧子夫人問題。果真要合好大事一日臨頭在未來的日子裏，是否還可再講幸福，他底心懷不免發生顫慄吧。

當初石園先生所以要尋求的是安慰，不料現在報答的也許是苦惱。

大事無法了却之下，他後來和寧子說：「近來又苦悶，我想到遠方去奔走奔走，有機會也許去找點工作。」猛然聽到，她覺得却很渺茫，但細心想來，認為倒無不可。第一是可排解苦悶，另外關乎五靈小姐那椿可以想像入於嚴重的交際，藉之總可疏淡一下。

不久他便起了程，去到海豐。

但這裏隱藏了一件所最遺憾的事，便是他行前沒有給五靈小姐一點信，和留在家中的寧子行前也沒論到關此種種。可是兩禮拜後，五靈小姐忽然又是呈現於寄居海豐的石園先生底眼前了。過去那些熱愛所會燃燒過他底靈魂的，現在都認爲是可怕。他很驚愕，同時他也啓悟到這裏是埋藏着很多不可解示的隱密。

五靈小姐既是這樣不辭勞苦來到異鄉，爲了追尋他，自然是爲了那樁大事——結婚吧！實際這却是與他，以重載，不結婚是愀然，結婚也是愀然。維谷之地進退不容足。

無耐他現在只有聽從命運吧。爲了「應酬」和迫於時日，他不得不把婚禮單簡地舉行了，可是並沒會通知寧子夫人，事前她還懇切地提議過「千萬要請尊妹——寧子，來這裏湊湊熱鬧。」他只支吾說她瑣事很忙，況且未曾獨自走過這末遠的路程來否，隨她便吧。實際五靈小姐也沒大再問。

婚後到浴亭亭去度蜜月。後來又去到蘇州，由蘇州又轉向淮市，去故鄉都不知幾千里了。這樣奔走起來，真好像野渡的舟似地任憑東西都好，但不知往那裏飄去。

五年了。從故鄉到海豐到淮市，便是五年的小小消省。石園先生已經爲時光化成一個穩健

的中年的人了。五靈小姐也正是一位饒有經驗的主婦。他在外邊飽嘗着社會的工作之苦，另一壁，主婦坐在夏日裏藤羅架下的躺椅中，呼喚僕人斟水倒茶，可真是一品主婦了。

晚間，一個稍瀉微雨的時候，漫天都蓋着濃樣的黑色雲，雷聲轟轟不止，風有時會把電杆刮倒下來，這正是一個使人極其恐怖的時節。石園先生匆忙地從公事房走回，到家，飯也不會吃好，談笑也不再談笑，因為一件生平足以使他悲哀的事情現在是使他悲哀了。

作主婦的便要乘隙想去顯露顯露主婦底本領，於是她便親暱地和他說東道西，問這問那，有時還裝出破口大笑的樣子，故意狎玩着，但他依然有不可掃却的憂鬱，這主婦於是聰敏地看破他是有一件事。可是再三地盤問，他仍是沉寂如常。

但最後她忍不住了。怎樣呢？如果這件痛苦的事情不告訴了她，是悲哀的，但告訴她，又是另一種的悲哀。況且她還正在苦苦追求，爲着良心所迫，那却無法不講給她了。於是他含着眼淚徐徐的說：

「怎末說是好？從寧子說起吧！妳想她是誰？那是一個孩子底母親，一個遠遠失去了丈夫的女人，現在都不知怎樣生活着，可憐呵！昨天，一位鄉友不料來到這裏，說『她最近病了，患

着半厲害的傳染病，大概已經住在醫院裏，很危難的。」妳知道麼？知道她究竟是誰？」

「誰？」五靈感到心頭恐慌，大半已在覺悟之中。「不是你當年的妹子麼？誰……：……：……」

「現在我覺到真是對不起妳同樣也是她對不起妳的地方，進一步說，也許妳要對不起她，我誰都對不起，可是現在又怎末樣？有什末可以營救的，妳知道妳自己是誰，妳總可以知道寧子是誰了吧？寧子，咳——寧子。」

子夜過後，他還不能入睡。外面的暴風雨在猛烈地哀鳴着，雨點打在綠色的百葉窗上丁東作響，幽靈底手似地，恐怖呵電綫被風打撼燈光戰慄，可怕的光是魔王，在控制着這偌大的悲哀呢。

他是無法擺脫這爲良心所裁治的悲哀，允許他只有一條路，是歸去。

次日他便擬定起程，可是五靈又唯恐他去不復來，要求和他一同回去去看看他底「妹子。」於是慌忙經過了數日途程，達到故土了。

他們底重見，醫生起先還不允許，怕傳染，但這時寧子夫人底大限已將來臨，雖還有一點奄奄的呼吸，但已不知道什末人事了！已經要扮成那冥土上的旅行者，向天國去還是向那去，人間

不能再瞭解她絲毫了。

他們都沉寂地發着默。或是五靈也是懷有無限的悵惘的。他們比後只是尊照寧子夫人底遺囑辦些後事。無論怎麼，還是作點小小痕迹的留念吧。

遵照遺囑，他們恭謹地把所擲下的不幸的孩子教養着，以致希望他將來作人。還遵着遺囑把他兩那幅當年和五靈小姐所攝的合影掛在了客堂的正壁，一直保持到——他們都老時，另外還有一件囑語，便是他底死後，不希望四下尋知石園和誰，這一件使他們更心寒，更悲哀。後來逢每偶一憶起時不盡淚千行。佳節時期一到，便是他們底龐大紀念日。

石園先生底安尉滿足了！但費去好多代價。這代價連五靈小姐不料也分負一半。

母與女

節前，楊老伯又重來到嚴家，手裏荷着蒲草包了，裏邊滿盛月餅，葡萄，棗，以及迎秋一類的菓
品，算作中秋節的禮物。其實楊老伯底送禮豈只是這一次呢！按照月令說來，幾乎每月都要有禮
可送甚而每禮拜每夜都是常常送些東西的，這自然是在祈求嚴太太底一些歡心吧了。每次楊
老伯在未來到嚴家以前，勢必要把自己底衣服鞋帽換得嶄新，走起路來還要帶着幾分快活的
神氣，雖然是老了些，但是心依然是盛年時代的心。嚴家這裏於是便頗類似他底一個尋求溫暖
的窠了。況且嚴太太一若見着楊老伯忽從門外走來，不管是憂是喜，嘴唇上就不免是要挂起一
絲輕頻的野笑來，這就是說人生整個都是青春的。

「柳媽來！」小姐秋玲大聲喊着僕人，小姐立在窗前，望着天空的雲，黃昏還沒有來，滿天日影，但已被晚霞遮住了。天空茫茫然發暗發悶，間空還有幾絲涼氣從遠方侵來。秋玲固然是位喜愛出外奔走的人，但在這樣一個掃人興奮的一刻，也便只好藏在那些難情繚繞的屋子裏。

小姐沉寂的，似在冥想什末的。接着聽不見是有僕人語，於是便又招呼着。

僕人匆忙地從廚房鑽出，邊走邊答應着，雙手端着把珍重待客的茶壺，自然又是想去款待楊伯伯了。

「妳知道楊伯伯又來了，還帶來一堆節點，真討厭！妳還知道那東西誰讓他買的，請妳把茶放在我這裏，我正是渴。」說着，小姐把壺接過來，「去吧！客人用不着妳去招待渴時，還有那末多的水菓子。」說罷，依然是望着天。

秋玲近幾天的生活特別抑鬱淡薄，因為已有五六天不曾接到朋友底信件了。實際信件也許有，可是沒接到，那一定又是媽媽給代理扣住，這真却是一件難事。媽媽既然扣住，她常沒有辦法的？因為她總不喜去討媽媽底羅索，用意是在避免一些無味的不安。

信接不到雖然僅是短短的五六天，可是朋友間的隔膜却不讓步了。因為這個，她是會流過

淚，也是飲受過心愛的朋友底情感懲罰過的，有時竟會引起她那種瘋狂式的痛苦着。這痛苦只有埋葬於自己底心懷裏，也不敢和媽媽說，更不能和另一個朋友道。

「噫」她一壁想着，一壁果似媽媽屋裏楊老伯在讀信。

於是她又把柳媽叫去，小聲說：「妳去看看媽媽作什末，是否楊老伯又給媽媽讀信聽？」柳媽走去見着楊老伯忽然把那幅正在暢念的字單一藏，但等發覺是柳媽，於是便又拿出從容讀起。讀的話文得很，柳媽傍在一邊伴在收拾東西聽着，有時竟會不甚瞭解起來。

楊老伯念着念着，不禁噗嗤笑了一陣，說道：「好手筆！」可是嚴老太太却在暗暗嘆息着。

那情書彷彿是（第一束）

玲：

我們在這短短的幾天裏，不曾見面，我真感到消瘦和衰老，我又感到青春時代的飛逝的快。在這生命裏最豪華的一刹那我祈禱着：我們多嚙才能拿起那付盛滿着夢似的甘美的酒漿的杯子！一直酌飲到老！每次妳在我底眼簾裏面幌耀時，我就必是萬慮皆消，人世又該是樂天世界了。我還祈禱過：這世界要永恆！數日來我都失眠，這如許我底靈魂不許我把這千金一

刻的青春都沒代價地投到無夢的睡裏。除了妳，這個恐怕世間沒有第二個人可以瞭解我了！另外我在等待所能瞭解我的人底秋照，怎末還不能接到呢？悵惘呵！我愛，妳查查吧！我祝福妳健康和美！

七日傑上。

(第二束)

玲：

經毆陽女士介紹，我們才得到一面之識，機會真是難得的很！後來不是約同妳在等待我底信件麼？可是信已發出數日，屆時但不見是有人來，什末道理？這也許我却配結識一個靈魂高尚的女人，像妳那樣人也許是的。我們日後未來的友誼，應該如何維繫下去？我默然了。

江楓謹上。

玲：

(第二束)

前天我又約好了幾位朋友，打算再到我們上次去過的那家咖啡店，時間是本禮拜六夜八時，他們還歡迎屆時千萬請妳蒞場，若不是有妳，他們這次也許就不肯來，並且還有一對新

夫婦也想去出席我們這個小小宴會，大概總會可以使妳滿意的。禮拜六之夜，無論妳是怎樣忙千萬別再辜負我們這個狂熱的盛意的！另外還有幾本新出版的畫報自然是妳所愛喜的，留在我們小宴會上再給妳。夜深涼風自遠方吹來，捲着些小細砂粒子一直打在我底窗子上，在劃分着我這滿腔無聊的深痕。夜深了！希望妳安安地睡去吧！去尋求那些不可多得的美夢。

……謹祝快樂！

新曙於夜中。

「你瞧！你瞧！——瞧！這鴨頭真不想安份了！」老太太說着，隨手又把皮匣打開，檢出一些大批的零函碎箋讓楊老伯看，「近來這簡直瘋的很！不論何時只要一刮風，不下雨，她底蹤影便要不見的。星期禮拜日不用說。」隨後老太太便向楊老伯投出一個富於傳情的眼神兒，他却微笑着。

「妳知道，女大不可留……」

「那兒的話呢！雅敢留她！上月不是已經託過錢大奶奶代給奔走，可是事情一來便有不齊，一直到今天。」

「這倒是。」

「可是秋玲她那裏睬呵？」

「難道她沒心麼？」

「不。自從她念十嘍年書以來，心便大改，你那知道。像咱們這樣的家，老頭已經去世十來年，現在也頗令人感到冷落呢。況且她還是個姑娘，於是前年已算正式輟學。但現在的心情依然是和女學生時代一樣，自己只是在外疏懶成性，風一陣，雨一陣，咳，說來我也沒法管。」

「最好你也不必怪乎她，現在的年青人有幾個不想模倣戀愛的？何況她還念過書！」

「念書已經過去，現在在家，就得說家規，不是麼？這孩子簡直要壞。」

「喝喝喝……」

夜間，壁鐘打過十二點。中秋節沒有來，可 月亮已成橢圓形，風却是微颯而涼，吹繞着蟋蟀的鳴叫聲，野犬忽而在遠方狂吠，把這一切碎小的點綴秋光的夜籟都蓋上了。野犬的狂吠聲在記錄着這深沉的夜。

夜既深，楊老伯本想滿心在這溫柔地安寓一宵，可是口頭上說着就走，走得到什末程度，身子坐在椅子裏却動也不動。

大深的夜柳媽又重辛辛苦苦地前來招待一遍煙茶。是楊老伯當着女僕底面子又在說起想走不料三言兩語被嚴老太太留住了接着她還罵起他一些溫柔的話，楊老伯却是一聲不響，臉上只有潛出一幅笑意來，大概是在表示快感呢。

次日，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賓主還沒有起床時，柳媽偷偷走進西廂裏面小姐底臥房裏，要鑰匙，說是上菜市回頭待客，秋玲於是知道昨夜楊老伯竟又被人留住。自己臥在床上，滿腹是氣。

早餐既然擺好，太太想找小姐一同吃飲，同時還在打算審視一下，一掀門，便發現小姐站立於大鏡台之前，梳着那滿頭鬚曲的頭髮，沒有說話，老太太左右望了望，終於還是自己先開口：

「開飯，妳連飯也不吃了麼？」

「飯，楊老伯既然來了，還有我底座子麼？實際棹上少個人，飯菜不是顯得更豐富些？我不去，楊老伯總會多少安心的。我就想躲開，到市場去。」

「妳瞧，妳這孩子！楊老伯還是外人？這幾年不是因爲日子很沒落，所以他才常來常往的，幫助我們作些女子所不能作的事情，弟弟還小，妳整天燕似地不在家。」

兩小時後××市場裏面發現一對極端典麗的男女，比目魚似地移動着，鑽進一個巧小的小吃店去不多時，這一對漂亮男女底踪跡便隨着那鼎沸的人羣導入一個電影劇場去了。

銀幕上都在描寫着他們底心理和幸運：美感裏面埋藏的快樂，愛情和友誼的報答，以致那些波瀾般的小小得失。他們正是時時不能忘記的在品味着自己。

每次見面時，他們都要彼此報怨着，但一分鐘後，兩分鐘後，雙方又是牢不可破的好朋友了。夜晚歸來，秋玲發現楊老伯依然是和媽媽談着話，便一步似地輕輕走進自己底睡室裏，把燈擰開，望着棹上床上地上滿都扔着自己底什物，衣服，香水，像片，函件，書，狼籍與散亂，好像經過一場小地震似地，收拾却也無法入手，坐在椅中，縝密地聽着和理想着，徒是望着滿室為燈所照的晶瑩的光。

七年別

仲夏。

大夫湯一暉每由B樓的二等病房經過，勢要激出一些幽然的隱痛來，這雖只單是一件接收回憶懲罰的臆念，但是，近來這住院的周素，真是那周素，隱痛不又將要飛回到七年前的舊窠了！命運女神總是如願地去把人間抹得哭笑不得，有時使人悵惘，有時使人喜悅，但有時也許會使人陷於悵惘和喜悅的混合氛圍中，幻夢似地矛盾着，伸延到一切，人生不就是這幻夢麼？

哭笑不得已是化作了過去的永恆，得意，失望，悲傷，快感，但可惜都是非所自知的。

近來天熱得很，望去空中一點白雲都不曾有，醫院裏每一間病房都要掛起長長的墜白色

窗帘的，門內還要立著一幅幅勻整的美術屏風，如果不是在查病，徒在樓裏的過道往返地走病人，也不易覷見大夫大夫也更不會輕易地去覷見病人。

周素住院已快三週了。是歸產科，患血壓高，很沉重，同時也很忱痛呢！眼看這將作一個「無父者」底母親了。雖然頗是一件驚喜但畢竟這算喜事，可是，將要產下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縱使有不失於光榮處，究也不能不說是悵惘吧。

就是這樣住下去，三週了，孩子結果產下來，一個俊俏的男嬰。

湯一暉底心情再也不能安穩了。他想要打破一個謎，但終不知從那說起是好，一直到今天。早上九點已過，是一個微雨的禮拜天。大夫湯一暉底勇敢沸騰了。於是從住宅起，一氣走進醫院，走進B樓走進二等病房門前巡視一下，敲了門便毫無顧慮地踏進一間病室了，果然發現一位中年的婦人，在靜靜臥着，消瘦呢！頭髮亂得可憐，還讀着報。

病人周素底精神已經比往日很可觀了，看見推門而進的是大夫，固然沒有携着聽病筒，但却戴着眼鏡口罩一類的東西，以爲又是來查病，夢想不到這裏還要敘述一個舊日的故事呢。

湯一暉在諦視一下，呸，認識了這滿載福氣的婦人果然不錯和當年那位驕傲絕頂的闊小

姐——周素一點不錯。不過看來只是年齡稍長了！既是一位中年的婦人，臉上不免是要為時間所刻畫着一些殘苦的裂紋，況且頭髮蓬亂不休，病勢裏，這也許會使湯一暉去失望吧！但是不自主地談起來好似重溫一場舊夢，昨天和今天又重找到聯索了。

「妳這屋子使人鬱悶空氣不好妳知道麼？最好是讓石護把窗子多打開一扇，這樣陰沉的天，獨自住在一間寂寞的房間裏，雖然是在顧慮於病，可是有時妳也不會感到煩悶麼？」湯一暉底態度鎮靜得很，同時伸很虔敬得有如走進了禮拜堂似地，將要接收着悵惘的洗禮了，將要受神底懲罰和息吧，說罷，又沉靜下去，像在尋找有一件既失的珍寶似地。

「是的，不時我也感到悶。」這婦人有意無意地還在拿着報。

「是呢！我恐怕病人由寂寞到憂鬱，況且今天還是禮拜，我本應該也進禮拜堂去不過想了想，這才決定來和妳談談話。妳想這是很好麼？」

「謝謝！自然是歡迎的。」

「近來聽說妳生了兒了……祝妳們母子底福呵！可是孩子底父親呢？他老先生在那服務呢？」

「孩子底父親，咳——孩子就是個苦命的孩子……」說着，流出了眼淚來。

「嗯？」大夫底心裏劃一劃。

「孩子底命真苦孩子，恐怕此生不會再認識他底父親的，現在，現在什末都已化成了夢了。說來似很殘苦的，可是，大夫……您還喜歡我講下這殘苦麼？」她怔着望了望，大夫底臉。

「如果可能，妳就講下去吧。」

「講？」

「講吧。」

「孩子底父親，咳！孩子現在已經是個沒有父親的人了！他是一個海外貿易家，可是現在不在了。現在才幾個月，這還不到半年，孩子，算是夢生兒。」

「可是他當年在世那些朋友呢？妳底朋友呢？」

「近幾年來，處處我都感到消老，況且我已嫁過了人，有了丈夫，當年那些算是熟熟的朋友，有誰還肯再來看我呢？」

「我呢我想說什麼，可惜我們底認識太晚了！如果在七年以前的話，我底環境若和現在相

彷彿有汽車坐，有樓住，還有高貴的賓朋，一言以避之是——錢，那恐怕七年前我們便會認識的，也許更熾熱說不定，也許我會作了妳底愚蠢的丈夫呢！

「呵——」

「也許此刻妳會認識我了吧！可惜認識得太晚了。妳還肯記得當年的窮光旦湯一暉麼？「他」不是因為沒有錢結果不能和妳結婚麼，像這樣不可珍貴的故事，但是在我這窮蹙的本身，至少應該是引以為紀念的！」

「呵，難得的很！可是，誤會終久是不可破的。我真想不到在這短促的生命裏，我們還會重新見着了！在這整整七年的頭上，一暉，你真不該這樣殘苦，使我陷於不拔的傷感裏。難道你真喜歡我們這個誤會在底靈魂上老死永久是我靈魂上的一個點麼？」

「那末，叫我又怎末辦呢！」

「請你靠近我些，讓我再摸摸你底手，但是，我總感到已經消老，不再像從前那樣美麗，也不活潑，時間慢慢把我們都淘汰了。」

「妳至少是不該這樣說吧。」

「可是你看——我們不已經是老了？回憶，我們當初曾發生過那些幼稚可笑的事情，不都因為我們幼稚麼？我們究竟誰該諒解誰，不管吧，但是，我祈求你我拿我底血心，我底天，我求你來原諒我一下，在這人生半老臨頭的一剎那，請你喚一聲我底名子，我就永生不會忘的，同時我真感激到要流淚。」

「不過現在我只還是個「小康之人」，也沒多大富裕，按照妳底心情感，恐怕也就談不到什麼了。」

「呵，天呵，悲哀怎末都要獻在我底眼前了！也許因為我生性是過於誠懇，才能這樣的飲受着。哈哈……哈哈……」悲傷達於極點，也不知道什末是流淚突地傻笑起來，直挺臉龐仰向天，天花板。

「現在我雖然可以拯救妳，可是，妳已經鬧得這般可憐，實，我又何嘗不是可憐呢？我不是不能可憐一個人的，我也不是不能為一件很可紀念的事情去犧牲，但說來世間會有誰來可憐我呢？又有誰來瞭解我呢？妳已經這樣——病勢也許要重，一生會使人這樣地難堪，什麼還可以再去醒悟妳呢？」

「我固然是很可憐，我還會讓我底顫動再重爬向你底記憶裏，可是現在叫我又怎麼好？有了這孩子，這不就和你底孩子一樣？我真希望他將來長大了，也會管你叫着爸爸的。」

「呵爲女人，當年我所希望得到的，得不到；現在我所不希望得到的，反而得到了，不過是個孩兒。」

「我打算這孩子就叫作小暉，爲的來紀念着我們這樣的命運呢！」

「呵！小暉，命運，紀念。」

新秋來時，樹葉還沒有脫，天使用「淒涼裝飾起這世界，」燕子也都攤開紫色的翅膀了。就在這個時節，因爲患產後病，她逝去了。留下的只是一個孩子，一個小男孩。從此孩子便由他管理着，教養着，他教起他去稱他「爸爸。」閒時常常獨自抱着孩子去到墓地，啓發一些淒涼謐和惆悵。還教着孩子在母親底碑上去學字。

事過五年，悲劇彷彿又是捲土重來。湯一暉已逾半老的人了。老和憔悴在繚繞着他。可是他瘋了！就和狂火似地在叫喚無定，不會再懂得什末是生活，什末是世界，什末是生，什末是死。但他還依然是有記憶的人，一個可以使他一生紀念不完的影子。

他——醫院早已辭却了。後來，終於被送到瘋人院去。

小暉長大，常到瘋人院去探視父親去，望着父親那幅衰老發狂的臉，便不由地要說：「爸爸，爸爸……多嚙你才回家呢？昨晚我又作起夢來，夢見爸爸媽媽和我，我們吃夜點，大家都笑了！爸爸？」

——我等着你。」說着尋思便要抹起眼淚來。

這樣零丁孤苦的孩子，醫院已是秉着他「父親那樣的意志，把他收養下去，」以致才可以活留到現在，醫院就儼似他底家，他也居然上起小學了。

在院裏，每逢偷偷看着病人臥在牀上，獨自關在一個小白木匠式的屋子裏，僵促可憐，也不能動，也不能走，寂淨得要死，間而還要呻吟一些莫明其妙的嘆語，他便會感到難過，有時也會暗暗啜涕起來。

寂寞時有意無意他常要唱着一闕不成調子的小曲來。

「我沒娘，只有爸，爸爸愛我，我愛爸爸。」

娘睡了，可惜一睡不醒。

睡，睡，夢夢何時了，爸住小樓——一個人風不去吹，雨不打；

太陽天天來，爸爸不常見。
娘來了！空空矣留下我！

悲傷的曲作家

他把幾件靈巧的小樂器正在放進皮囊裏的時候，帽子戴在亂蓬的頭髮上還沒戴穩，隨着便哇的一聲衝上了一股號角和喇叭的響映，這聲音撞到了廟宇的破壁上，徒在浮空打了幾個漩，接着又飛出了廟宇的一隅，這音樂必是又為新嫁娘作陪禮的，作賀禮的。但是，他的心又為之簽上了一個印痕，於是在感受着昨天必就是今天中間並沒有一點連索，因為他把那些過去的悲哀又重翻到了心頭，他以為大概就是昨天吧，他又以為大概就是方才號角和喇叭響映的時節吧！

從前他緣本是一個醫學者，那時候他還正在和萃小姐度着戀愛的愉快生活，於是進一步

更擬略如何籌策於結婚的勾當，後來不料被萃小姐那個頑古的父親拒絕了這個婚約，因為那樣的父親依然貯着一些十八世紀的舊念頭，以為姑娘大了憑空就要和一個陌生漢子戀愛，這緣是很夠不道德了而且，還要和人家作夫婦？也許那樣的父親還可有其說的，不過……

結果萃小姐幾乎悒鬱得成爲一個瘋人，一壁拭着淚，一壁還常常安慰她的愛人：

「鳳會，我誓要嫁你，只要你的心永恆不改。」

「可是，我現在還說什麼？」鳳會莫奈何。

「我不能再找人了！無奈只好等着父親逝去了再談……」

「……」

他爲了這件事，曾受儘了無上的刺激，他的腦筋漸漸也跟着昏眩起來，他想着在那些未婚以前的時光却是難度，如果免強度了下去，結果便一定不再是個醫生，恐怕必將是作一個狂人了，甚而也許比狂人還更意外。

於是他一咬牙便走出了醫學界的門檻，他志願當一個作曲的人。

因爲他悲惋到了不可解釋的時候，他感到人間只不過是一曲音樂，音樂的底下才漫漫瀉

出了一片圖畫

音樂可以勝天，可以靜神，還可以驅策人們的心靈，他時時是把諦牟薩斯那種音樂的力量盤旋於深心。

他就慢慢地邁進了一個破廟裏去，在這裏他却生出了一個潛藏終身的念頭，至少他打算要潛藏十幾年再說。

他於是啓明了人生是很偶然的，今天是這樣，明天就不知怎樣了。人的一ance既然容易走上不幸的路子去，所以他這樣大胆的幽越了去，在聽從命運吧。

擺佈樂器，創作神美有力的曲子，幻想，避靜……每天都在嘗試着那孤獨而夢似地生活。

雖然他是孤寂住在一座破廟裏，可是他的幻想並不與和尚那樣一致，有時他也會偷偷地走進了酒館，戲院，跳舞廳，那些可以引人開懷的地方，偶而在深夜裏醉醺醺地走回來，便一頭札到床上去，一聲也不響了。

終於，這消遣被他視爲是很平凡了，因爲他已經長出了一個習慣。

他不得不沉寂起來，因爲再找不出可以打動生活上一點波折的東西來。他就只好埋頭在

作曲吧。

可是每一當他聽見有音樂或歌聲從遠方撒來時，他便溜溜從眼眶流出淪淚，至要談到作曲究竟連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去作。

夜深的時節，他的心就隨着空虛起來。有一次他趁着月光，走了走到了海岸，他以為在那裏很可以得到一首驚人的曲子；抬頭望月光，低頭瞧浪花，夜可真靜謐極了，連犬吠聲都不會聞到，就把心靈徒然寄脫在那裏。

結果在那裏還是歌一曲名人的傑作吧。

歌聲一罷，他沿着海濱的沙灘狼狽地走向遠方去了。一面走還一面撥着琴的低音，望遠遠的那個小樹林裏踏去了，把一顆顆的脚印留在銀色的沙灘上。

到了小樹林的跟前，他以為這裏才必是隱臥着美麗的曲子，可是他又稀薄地恐懼起來，樹葉子嘩拉嘩拉被風吹得亂響，這裏真就不知藏匿了多少吃人的豺狼，上帝雖然造出了這樣縝密的妙品，來擺在人間，但却乎是沒人能夠儘享這一份獨到的天意吧？

「啊！萬事也只不過是天意吧！惟有音樂才能勝天。」

他徬徨着，一壁還這樣在心裏追念不休。

夜已經很深了，因為他沒有帶錶，就無從認起這夜的時間，可是他的確看見挂在高空的白月又是划到了另一個角落。

回過頭來，他却發現了平淡的沙灘上却又增加了很多腳印，踏得也很勻整，有時也很散亂，勻整時是一雙靠着一雙的，紊亂起來可就沒有倫次，有時四顆，忽而兩顆，忽而又四顆了。

他的心裏就漸漸又增添了一件東西，這東西還不能成曲。

事情又歷過了很長的期間，是在一個路上，他偶然邂逅了萃姑娘，但可就不只她一個人了。另外還有一位陌生的青年紳士握着她的嫩臂，在殷勤和依偎的情形下向她作笑，他猛然勾出了一個打擊，輕輕的吐出了一口暗氣。

後來他知道萃姑娘已是在十九歲的盛年和另一個男人結了婚，這事情在他的心窩裏，認為是一個奇歡。

因為事情怎能這樣地善變呢？

啊！萃姑娘的心素還算這樣樸實，不然至少就不知要關係於多少男人了！

他的心便沉沉於懺悔起來，偶然他就不知是從那說起。如果可能的話，他願欲作曲，努力地作，悲壯地作。他願把他那整個的懺悔託到曲上去，到那時他的心靈彷彿還可以造成一個纖維。這話已經四年了。我又重新看見了他，知道他依然是囚在那座破廟裏度着作曲的生活。

一九三八，八月六號作。

新宅

寫字台前兀自坐着，偶一抬頭，便可發現窗紙上彌亂着無數的細孔，那細孔便是被簷下的羣蜂所曾咬的。其實他們並不在想去果肥了大小的毒腹，他們不過是一壁在試驗那犀利編貝的牙齒，另一壁便是在破壞人類的窩窠，而去壘成他們自己成窩窠。將紙啄下來，啣過去，嗡嗡接連地都在作着他們的工作。

嗡嗡嗡嗡，聲音雖極微小，但也似乎有點兒擾亂心思的地方。關於這話我卒也不肯怎樣願意說，越不說，越是把聽蜂聲形容得嗡嗡活現似地漸漸果似蜂聲移近耳旁了。我起始在發抒怎樣一種感想呢，但無論怎樣，暫就關於討厭蜂的種種，話語間自然常是免不掉的。

這口吻每一傳到了霄環的耳朵裏，她便時常表示不大高興，有時，說不定也許因之要開一場小言辯會呢。

怎樣不服氣，她只是顯示着嫌忤這座新遷的住宅不大合適，位置上她不滿意；四周街坊與人事上也不稱她的心。

於是我不禁就要陷於回憶了。

過去我們是由小翔鳳遷來的。在那兒住着覺得更不是我們理想中的住宅了，但您並不要疑想我們理想中的住宅是宮殿高樓大榭是甚麼呢？實際我所需要於社會的只是一座簡單的小房便足矣，不怕簡陋也不怕破，却怕不幽靜不安適，除此以外的說道，彷彿却很微渺了。

小翔鳳那裏住着時，院內房東並其餘的街坊生出引人討厭之點總是應有盡有，院內沒有小雞小狗幸而少了一關。但是總有些事情就覺得過不去了，覺得難以忍受。房東太太溫茹每夜幾乎通宵地開無線電，有事無事免不了這種作樂把戲，又麻雀，疾呼飲酒猜拳，打孩子和罵街，也許嫌忤水施得太多，電燈閉得太遲……況且院內幾家的孩子們常常打架吵嘴，最近霄環忽焉還產了一個男孩，自此我的家庭就增添了一個生活鬥爭的角色。

孩子不是嘔子，當然就要呱呱嗶叫。我的男嬰固然是頗卑下，但總似不會例外吧。關於嬰孩啼哭的事情，我總覺得那決不是他情感的宣洩，但我却以為是他的一種工作。這工作和成年人的吃一杯咖啡，看一場電影寫一篇賬簿一座城池都沒有什麼分別吧。

從此我的負着人生使命的工作便時時不能間斷，搖籃內呱呱啼哭的聲音和待客廳兼廚房的房間內散出嘩嘩煮菜的聲音相吻合，我所被擾亂而還擬定寫文章的眉顏和霄環忙着充任主婦的神氣相吻合，再一看，院內的吵鬧聲和屋頂上西風纏繞的空竹杆吱吱烏烏之怒吼聲相吻合，就在這種酣酸辛辣的交響如同獄中的生活，我便深深嘗到了人生的真味。

從這時起，我便萌下了雄心在準備遷出這非人生的境遇，我於是真不會賦着愛惜，也再沒有留戀的心，我時時都想在尋覓着理想的我自己，評價自己，我知道我還是賦有想像的人。

在那裏住着的況且還是南屋，陰鬱得從日出到日沒，不會有太陽光射進來，時時是在劃分着淒淡和陰森、悒鬱呢。

我的心一橫，她當然也要默默表示通過。不過我的着眼點是在我的創作上，她是在她的男嬰上，但有時彷彿在關懷我的也却不少。

怎麼辦呢？於是起碼的工作便是覓房。

對於覓房似乎不是我所願意寫述的，因為那事情至少會引起我一種輕微的悵悵的！所謂悵悵並不是歸怨在自己的擔負力太小，也不是歸在自己的辦事能力太低劣但是如何如何我一時却是吞吐不得！

從前住的是南屋，現在所搬到的新宅正是由那往西，是口袋胡同一座較比幽靜的北房了。因為是北房，索性就把家庭的儀式漸趨於嚴正起來。霄環切作主婦的心理於是從中增高一度，但是生活的現實藝術，也當要跟着抬頭了如同端午節掛葫蘆插艾蒿，年年遇節貼桃符，佈置室內裝璜……她的心理時時是在想造成一個最完善的通俗家庭的。

爲了要布置一個家，忙得可真夠瞧。從市場跑到廟會，從天橋到前門大街，從東邊到西邊，幾乎跑得腳熱，頭昏，心跳。但有時也會勾起家人怨言我的操作幼稚，其實她那知道城市的買賣人會玩局部的把戲呢？

我不料會知道起米麵和油鹽菜菓的市價來，那個工廠的筷箸和羹匙的出品超羣，那個工廠的劣竄，甚至連最大衆化的玉黍麵之研究也弄得一明二白。我們作飯的程度就隨之老練起

來。雖然三年前我們曾開始自己試驗會作飯了，結果把握很小，有時就不免將飯燒得焦老一點，或是生嫩一點。現在我們雖然有了小孩子的囉嗦，但依舊不能僱僕人，閒事緊事任憑是如何叢集，但仍是要由親自的手去經之營之。日子如此打發下去，則我們作飯的經驗就上了軌道，卒至還有霄環的手法妙於我。況且她對於室內的經營也較從前落落有方，因之我胸懷內的囉嗦草芥就要輕妙些，有時却感到和學生住校時代的鬆爽不怎兩樣了，心神每每自洋起來為之一快。常此以往怎樣呢？但出乎意料了！

孩子也不像從前那樣可以容易培侍了，太太經過結婚，經過了過家，經過了產生嬰兒的歷旅，心頭的煩擾就要隨處生，隨時長，比起處女時代的殷勤留心態度却相去太遠了！她有如是踏上了另一座異樣的世界裏去。

這次的遷移，按我心頭的預想，覺得未來多少可以達到理想中的一些愉快，我們都在默默期待着。

有時我不免說起：「現在我們的環境較比是幽靜了！」

霄環只是咕着嘴嗤嗤暗笑。

我續着她的笑意心中暗想：我久已預定畢生想在寫下去，但一來不知因為什麼，就感到是很茫然。

但是漸近發現了與我預料的生活漸漸不大一致了。

不一致的地方當要歸之於羽遲。

從前覺得他是容易被人扶侍的，除去喂飽了甜甜的乳汁，彷彿就沒有旁的的事情再去擗扯大人。但是現在慢慢地培養和慢慢地生長，到了今天却是在同樣的幼稚圈裏形成了另一個頑皮的孩子。在靜夜的睡眠時，他倒不會涕哭和不會作出引人發煩的態度，一俟到了晶瑩雪白畫，每每我是提起筆來想要寫作的時間，他便起始醞釀一點點的悶氣待等我的胸心沉靜下去，好容易腦筋捉上了一條印象，文思似乎像潮的澎湃奔來，寫作剛剛起碼，等筆尖落到紙面的時候，室內繼續下去的工作便不是文章了，那是啥？那便只是羽遲的涕嘩聲了！他一涕嘩，不禁把我的思維給一掃而盡。就和七絃琴上跳着的音樂，猛地把絃折斷了一樣。於是霄環不論是在睡午眠或是燒晚飯，屋子裏一若充滿他的涕叫聲，她則起始不再去睡，或是停止晚炊。我的心頭一亂也就只好攔筆。略微休息十分鐘，把烟斗裏塞滿的烟草抽着，喝杯淡茶，定定神，預備再去繼續寫。

作，眼睛瞪滿了墨水池，心裏在一陣一陣品量着他的禍風。

偶然心裏一清，像是露出藍天來，思想和眼睛並筆鋒一致起來，要和稿紙接近時，但五分鐘後，誰想他又是會故病復發了！

無論如何，我常常不易脫開這小東西極有權柄的圈套來。

「呃！您只管去作您的工作吧！這裏不要分心了。」

她聯三併四和我說，表面看來，這話却是冠冕得很，但不料反增了我的煩惱入於濃度。

心一煩惱，則不免把所作的事情多少錯亂着。

這樣的苦悶生活堆積下去，一天一天地，工夫長了則我的頭腦不免時時發煩，後來就不禁羨慕起室外的幽雅來，喜歡露天的空氣和露天的見聞了。我在那樣想。

屋子裏的雜聲一多，我就一向不知如何是好了！

臨紙的文思本來就是特別微弱，況且室內的波動也一向是噪習非常，則文思也就只好給葬送於不可知，漸漸我勢要歸於沉寔下去，沉沒得使我不能再發一響。

但心裏的志願也許依然是很神聖吧，志願的堅固，我覺得却不是為這種區區的煩擾而能

打破的但最好還是另去開發一個寫作的環境，似乎才合適，孰料那環境竟不能是理想所能期待的，不能期待當然就是幻想，所不幻想者仍然是擺着我這簡陋的書台的小屋子，充滿雜聲的小屋子，羽遲常常肆志爭扎的小屋子。

霄環對於我的一顆心有時也頗忐忑過意不去，不過她在使我任憑怎樣滿意，但就所以獲到的，恐怕不能說起她是十分有濟於我了。

有時她也會安慰過我，向我說起了誠摯話：

「屋子亂得有礙創作還是休息休息吧！何必苦守桌台去生悶汗呢！」

我底答覆總是說：「是的，可是近來的量太少了！」

可是後來我果真像開發了一畦新園地似地，從此我便常到室外散步或旅行。這對於我精神上的幫助却是匪淺。我的心理就漸漸潛伏起了熱力的火花，時時在象徵着一種不可磨滅的愉快了。

實際所謂散步或是旅行，那只不過走到露天地去兜兜風，轉轉彎，也就是了！後來，在我這座新宅的北面，有一個後海，於是便成我所光臨的去處之一了。

後海果似我所寄託心靈之一座聖地。所以稱爲聖，其實並不嚴重，只不過凡事使人入於超自然觀就是了。說來那裏真是一幅妙境那裏有活躍紛飛的海燕漁夫和稻夫，海岸上還樹立着各種高大的喬木，蒲草，蘆葦……雖然是和其他野景沒有多大分別，但是在都市裏却是很難得的。

陰天，風雨欲來的當頭，陰霾四佈而非同凡俗的可怕。這時，我更喜歡偷偷去看水景。把筆擲到一邊但聞院落裏的陰風刮得叮噠亂響，房簷上面的竹杆吹得吱吱怪怪叫，屋內的孩子哭叫聲，我們也不會去料理了。

我一邁出大門，還不等走到海沿，則滿心的重壓已經輕鬆得多。出門往北望去，望望吧！蔚藍的天已不會再藍，綠色的樹木已不是再綠，小橋，叢草，蒲塘遠近的房子路中的旅行者，一切的自然的美都已罩上一種黃，黃橙得一種不測底的模糊調子。雨前的急風，偶而也許捲起一層層細膩的黃沙，但也不知其去向，只是翩翩亂舞，徒在天空裏滾滾漩渦，似乎對於這人間要有所磨擦似地。

於是，在我的小小心懷裏，便感到是有一件新穎的安慰滋生了。不過這種安慰却是偶然的。

至所不是偶然的——還在我的室外小小旅行。這樣常久作下去，往往會遭一些人們的曲解的，就不免又要說起我底舊話來：「世間真正能夠了解我的人，恐怕還只是我自己，難得的很呢！」

第一，霄環就想像來把我的生活修飾得特別出色，換句話說，便是了解得十分奇特，至少她總以為是很嚴重的。

在這樣炎熱的日子裏，只是關在屋裏寫，不料又要有些人士在談說什麼寡見聞的冷笑。

實際我之所以不喜歡呆板生活下去，並不是為解嘲，根本我便談不到什麼可以引人去嘲的，又何解之有？後來不料我果是沉湎於旅行的人了。從甲地到乙地，從乙地再飄流於另一地去，但也許是逐流，不論怎樣，已經視為是我家常便飯之一。

然而不知因為什麼，霄環便往往表示着一種報怨，說起我底生活近來過於輕浮了。既不像從前那樣沉着，又不如前居舊地那樣穩當。性質朴實，但這也許是我的生活之一大轉變，我在品嚐着。現在得到一個新居由於新居的種種，則我的生活却彷彿改換了面目，再從頭過起。

有時常會因些細故，會引起我的話頭去詰問她，她却感到苦於難以自拓，她只沉沉低下頭，顯着微笑，就彷彿是不知從那說起是好了。

夜歡

「莉莉，妳還記得頭年的今日麼？頭年這時，有一個如何使人戀慕的夜晚呢？妳還記得那些麼？那夜晚，散着涼爽的氣息，我們每個人底眉宇上都掛起了無限你歡快；我們大家都執起酒杯，斟滿了紅葡萄。紅葡萄流進杯子裏面，是要發出微微的興奮泡沫的，但等流入口腔裏，那泡沫是要化成另一種泡沫了的。我們高高舉着杯子，祝妳幸福！同時我們永遠應像那夜般的歡快！莉莉，妳還記得那些麼？」胡四沒等說完這個舊日的故事，莉莉似乎已入微醉，臉龐已稍紅暈起來，頭顱深沉地低垂着，偶然抬起臉來，向他傳去幾許笑意，不過這是苦笑。胡四縱使仍會感到一些歡快，不過這是假歡快。因為悵惘終是不可避免的。

胡四每一視起莉莉和她丈夫並排坐着時，遺憾便要捉住他那辛苦的心靈的。因為胡四當初也有作莉莉丈夫的可能性的。然而現在呵，這德會把我們中間書成一個「亟端友誼」的界限了。

他每一憶起這樣遺憾的端倪時，不，他時時是不能抑制自己底願望的，他每一發作，這發作便是回憶，這殘苦的回憶呵！因為人間唯一至尙的鋒利愉快，只有期待。現在一切想像和期待，已經落在生活的後邊。他對於莉莉並不咀咒一切失望，他只覺得這變幻不能令人實地。捉摸盡致。其實莉莉對他一向是頗親昵的。雖然她和大碩先生結了婚但不是因為結婚便會擯棄他們彼此底情誼的。每隔一兩禮拜，莉莉總是設法邀約胡四一次的。莉莉携着她底外子，以致也許還有其他一二知心的朋友大家隨便團聚在大碩家中一個美好雅致的房間裏繙着書報，陪着茶點和香烟，一壁收音機裏放射着那些高尙的曲子，輕緩地，愉快的，但是終也不能擺脫遺憾的，他們常常那般莫明歡苦地團聚着。彷彿一幅圖畫，但也正似一場善於幻變的夢。

有時他們底歡快鼎沸，一切都會忘掉的忘掉醜惡，忘掉悲喜，他們便相互携手跳舞起來，安嫻的美好房間裏，一時也要溢漾起華耳滋的調子哩！不過這都是暫時的。五分鐘後，胡四底胸懷

裏又有一幅舊夢滋生了。

呵，這樣一個小小的房間也會加強人生底變幻麼？不錯！不錯！難道一點小小東西，便會曲扭人類頭端尊嚴的志願麼？是的！隨時隨地人間都有這般的搖動的，於是悵惘和歡笑便要長出來了。

莉莉所以嫁給大碩，而不嫁與胡四，原因便是因為這個雅緻的房間的。因為她愛這房間

這房間像似一個小廳堂，不過由於室內裝璜看來，還一壁像書屋，另一壁更像待客廳。無論怎樣，這房間必見有其獨特的典範風的。不然爲什麼便會使莉莉發了狂！

這房間果然不錯。地上鋪着老玫瑰色的地毯，擺着幾幅立體式的倭倭黃色木器，木器有櫃形，棹形，椅形，沙發形，看去多少顯現混淆，不過精緻得很。壁爐的對面便是兩個勻整的高高窗子，掛着中國式綉花的帘子，打開，坐在椅上的人便可眺望遠遠一幅野曠的情趣了。夏日可以望見綠穠穠的樹林子，林下還有流淌不斷的小河流；冬日更會望見各種式樣的積雪，鋪在野地上，小土崗上，結成堅冰的小河流上，以致掛在遠遠的樹木上，一幅圖畫似地，這迷人眼目和靈魂的圖畫呵！

莉莉便是這住宅唯一的主婦，其中那個亟端雅緻的房間更是莉莉的心窠。莉莉每天無事都要光臨那小房間數次的，因為她愛那房間，於是她便和那房間的主人在一年以前結婚了。從那時起，變幻的心理便時時爲她所掌握着。

莉莉第一次把她自己底像片贈給胡四，那還是一位敏慧的少女，臉上還沒有撲粉，頭髮上只帶一朵蝴蝶花，是紅色的，不過像片上只是一個人。

第二次送給胡四的像片便複雜了，因為她臉上已經塗上厚厚的粉脂，髮上不再落着玲俐的蝴蝶了，頭髮已經燙得美妙無比！可是像片上是兩個人底影子了。兩個人自然是莉莉和大碩的。第三次的像片却會使他驚愕的，因為複雜是在激增着：那上印着莉莉，大碩另外更有一位娃娃了。

時間總是那般勻整如一地過着，從來不會加速的，可是變幻終要隨着時間來到人間的。而且永恆是在追隨着人類。

後來日子慢慢打下去，胡四果然不愧爲莉莉底好友，也因為莉莉底心不是死的呵！以致終有一天的夜晚莉莉竟會偷偷跑到胡四底家裏去，他們坐在一個沙發裏彼此相互欣賞着個

自底話語，說着說着也會歌唱起來的。

胡四趕快從櫃裏把她初次送給的像片又重拿出，他們看着，因為這是一幅過去的舊東西，上面含蘊着無限的舊情，沒有塗粉脂的小姐，頭上吻着一支紅蝴蝶，使他們得都想起往日的時代的。由於想起了往日的時代，於是時間便顯現年輕了。

後來莉莉是常常這樣想，這樣變幻，不過知道她底幻想的人未必都是胡四了。

當久下去，丈夫竟會和她噪鬧起來。可是，雨月後，她失蹤了。胡四去到大碩先生的家裏，問起：「您太太呢？」大碩先生反問着：「您太太呢？」

「呵！」彼此拉長了聲音，漸漸都沉默下去。

法官和他底兒子

當法官的，在教管他自己底兒子，恐怕不能像待犯人那末辦。反之，懲戒犯人，也決不能像管束自己所愛的兒子一樣。很對！很對！

法官周某，近來每天都在思想這個道理。

周某年近半百，似乎老了。他在司法界一連作了多年的事，關於法律檔案和犯罪事理，精明透澈得很。他有一幅十分豪邁的仁丹鬚嚴整的面容，談起話來，有條不紊，是一位亟明事理，而亟令人尊敬的人。

近來因為經手審過一個十分痛心的案子，却頗使他憂傷，幾乎晝夜不寧。說來却也是件極

不得已的事情。

因為排遣自己的苦痛，便常喜和老朋友聊天，作些娛樂，品茗打牌坐戲院……有一天，是下着微雪的冬日的一個傍晚，他和他底朋友——鳳麥先生，一同用了晚餐以後，客人爲雪所阻便留在他底家裏。這時也正是安閒喝茶的時候了。於是他們便喝起茶來談起天來。法官周某縱使憂悒，但對這次所遇生平最感傷的案子，向是守口如瓶，不肯和人稱道。這次不知爲的什末，忽然便和老朋友鳳麥先生講起來了。

當他告訴鳳麥，他近來經過一個萬分離奇的案子，鳳麥接着表示歡迎，說「好！不妨講講！」

「呵！奇怪得很！」周先生一壁開始了這事件，又一壁在不絕的感嘆，「您想：當法官的，日常所審的犯人，大半都是陌生，很少熟人，充其量也不過有極少數的親戚朋友，或是家族上一些好鬧事的人，再親近之人，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當然啦！」鳳麥在細心聽下去。

「上月尾，我審過一個犯人，是小偷犯，這犯人是個年輕小伙子，長得漂亮，高鼻子，眼睛特別有神，當他被看守送進審室來，滿屋似乎都被他那可怕的目光照得晶亮，給我等一個感覺便

是不凡的預兆，於是我便對這犯人特加注意。」

「這犯人是小偷犯，共計偷了兩千塊錢，兩個金錶和一隻結婚紀念的項串兒，這三種東西，就構成他七個月有期徒刑的罪。我爲這事情特別惋惜，同時我也對這犯人抱苦等我講完您便可以瞭解這原因的。」

「最初我審問這犯人姓什麼，他供「姓周」，我便感到一點極小的微妙，因爲竟會和我姓字相同。」

又問「叫什麼名字？」

「我叫周遊！犯人慷慨地說。」

「不對！你這不像真名！說真名叫甚麼？」

「真名就叫周遊。我娘生我那天，就給我起個周遊，到今天也沒改……」

「那末，你父親叫什麼？」

「我父親姓周，叫周……周……」

「周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是否有父親？」

「咳，問這個有什麼用！反正我是偷了東西就是了！」

「快說！」

「……」犯人流出眼淚，緘口不言。

「趕快說！沒有關係。」

「說就是了，」他望着看守在旁站立，頗恐懼，「現在我父親是否仍然活着，我不敢斷定，因為我不知道，在我下生六個月後父親便與母親分散了，我還沒有下生父親就領着母親東遊西走，沒有固定的家，因為父母當初是那個結合並不是正式婚姻，況且有了我，恐怕外人嘲罵，就總在躲避踪跡，我下了生，因此，給我起個名字便叫周遊，後來因為父母感情不大投合，父親便把母親丟開，不知到那裏去了，說話已有二十多年了。」

「那末你母親名字，還記得麼？」

「她叫雪琴，那還是從前的老名字，現在老了，人家都稱叫她周太太……」

「我便明白了。緊緊圍着這犯人底臉貌，這小伙子果然生得具有他『父親』幾分的相像。我坐在高高的椅上，不盡暗暗嘆息！但因身居法官的地位縱有萬端的不得已，仍須執行法官的義務呢。」

「於是便命令看守脫去犯人底袖筒，察驗一下犯人底臂膊，看守說沒有什才。我又問皮膚上是有何痕跡，花紋等樣兒，又經看守一番細密的檢查看守說：

「有一圓圈花紋。」

「再看右臂！」命令着說。

「右邊也有一圓圈紋……」

周先生講到這裏，心痛如攪，半分鐘內沒有話語，隨則呷下一口苦茶。鳳麥又問起這犯人如何。他反問道：「您猜這犯人是誰？」鳳麥也在順着語氣「是誰……」

「是誰，這就是我過去情婦的唯一的私生子！」說完淚下，陷入於痛苦的回憶的深淵裏了。故事講到這裏，就不再講了。他擦擦淚，又喝起茶來，把話語轉上一些輕鬆的問題上去。

這還是二十餘年以前的舊事，這一百活現可哀的歷史，是已一直演變到了今天，說起來，那

時周先生還正年青，特別喜愛交際女性，雪琴却是他一個極好的愛人。他們在暗暗密度，盡量揮霍。以後把所僅有的金錢都化淨了，愛情也便隨着減低下去。他卒無力再去支持她那種奢靡的生活，便離開她了。讓她更隨便些。這時他們已經生得一個小男嬰，有六個月的流離生命了。在他們彼此分手以前，小男嬰底臂膊上便給刺上兩朵圓花紋，爲的是紀念，同時也是一個親昵骨肉的標記。

別離以後，瞬息就是二十餘年的歷程。在這期中，偶而他也會聞聽她爲了生活，作出些不名譽的事情爲了免却旁人底卑視。聽說也時常遷移住址。但總有十把年工夫，便彼此都不知各自底下落了。不過一直到今天，周先生還沒有另娶太太。現在的周先生却儼是一位頗正派的法官了。

但他總覺具有一件不可挽回的遺憾：當他們二十年前彼此分手時節，他爲顧慮舊情起見，還答應她在未來的時間裏，倘如能有得意的一天，一定要把她正式娶來作太太的，如果那小孩子是活着的話，也定要領來作爲他們百年後的承繼人。意外地，不知因爲什麼，一來便把這個誓言丟開，一切都從此逐步淡薄下去，利那工夫，二十餘年滑過，華髮也變作了白髮。

法官先生經過這一番事實的刺動時，都在感着不安，就不知如何是好。

等周遊底案子批示一下判七月有期徒刑。他使常去接見這位年青犯人，也常常爲他買些點心，及日常小用具等物。當看守的莫明深情，以爲只是一個不露臉的窮親戚罷了。他自己呢，也從不表露一點父子底關係。他只能常常給他一點點恩惠，犯人反倒認爲這是獄中照例的待遇呢。

第二年，五月時光，正是愉快和感傷交集的季節，周遊刑期已滿，又將飛入這廣漠的世界來。屆時在他出獄那天早晨，老法官同着僕人，把他接出。還交給僕人很多錢，吩咐給他買些東西，以及安置一個可靠的住處。這時老法官依然未曾示出任何的關係來。有時親自出看周遊去，周遊便總覺自愧，以爲自己本來是個偷盜，出身下賤，有何可與法官之流來往的必要呢！因此，不免被老法官誤認爲是有點揚氣自大的態度了。但無論怎樣，仍舊是表示對他不起，惋惜，終是在所難免的。

又過兩天，老法官帶着那悠悠不可示人的感傷，便拿定新的主意了。他把法院中自己底職務，料理停當，告好了長假期，是想辦理一樁生平負願的事情的。他又來看周遊，請求周遊一同

拜訪他的母親去——母親就是年青時代的雪琴，這時並不管她是老是少，是依然美麗或已醜惡，但老法官心頭所仍刻留的印象，依舊她年青姑娘時代那種和善的美麗豐姿，而且當年分手的原因，也決非兩端感情的破裂所致。最初，老法官這種約束，竟被周遊所拒絕，大概他總在想自己是個偷盜犯人就很不名譽，還要招引外人認識這犯人，底娘是怎末一個人，是多可憐的事！但終還是被老法官勸服了。勸服的條件是以一百塊車錢送給周遊。事情便這般定好，父子二人同去尋見當年的雪琴去了。

（這父子二人是誰？不就是老法官和偷盜犯人麼？這是如何的偶然！）

果然，在四小時內，他們便在一座窄小的住宅裏會面了。這住宅簡單得很，正屋共是兩間，對面不過丈遠還有兩間，是平台，一間爲門房所占，另一間分爲廚房，臥室裏糟雜不堪，中間拉滿一幅花色布帳，才劃清了這兩個房間。在外的一間，只有一個梳妝桌，鑲着脫落了水銀的長幅鏡子，兩旁配有兩把舊式沙發椅，棉草和彈簧都露了出來，老法官坐一把，周遊坐一把。室之一隅都堆滿那般雜亂，冒着腐氣的朝濕物。可是這時已有一個神氣頹唐的婦人出現他們眼前了。

這婦人是誰？一想就會知道的。

首先周遊由於犯罪所致，似乎還頗羞愧，同時還領了一位生客人，不知從那說起是好。沉默半晌，不發一言。母親也彷彿帶着一幅哀怨交雜的神態呢。

卒於還是由周遊把這一段醜惡和痛苦的回憶說過一番，隨着便把這老法官對他的待遇，以及同他一齊來家的訪問，莫明其妙的目的，草草介紹給他底娘，雪琴便於是瞭悟了此中的事，態過去的無限夢境一躍都浮上眼前了。她很明白這人就是她年青時一度的丈夫，她更深刻記得：他要求過在將來得志時會舉行婚禮的。又想這些舊事，在目前憶起，只不過是一番空餘的廢話罷了。她也想為周遊介紹一下他這尊貴的父親，但是由於當年遺留下來的差報，和為離別時間所造成的惱怒，她抑住自己，不去介紹。但根據她對於這法官的一番談話，周遊在一邊聽着，很細心地，已可翔實明白了這一樁意思的。

談論結果，老法官仍然約求她即時結婚，為的履行前願，心中或者才可安然一下。不過為她反駁了。她想：現在彼此已都老了，對於結婚還有什麼興致可言！從前企望的，辦不到，現在又來從頭辦起，恐怕彼此早已失掉那種青年人獨有的歡快了吧！雖然她是不會歡狂的，但由一番有力的會談結果，却頗引她在啓示一些舊夢的回憶的，她也就不知如何是好，自己底情感和信念開

始在徬徨着。

後來他們便常常會面，不知都談些什麼。最終還是重修舊好，歸於結了婚。

婚後生活不到一年，家庭的感情還頗可嘉。不料她猛地患了流行性傳染病，很速就與世人長辭了。於是，組成這家庭的便只有父子二人——老法官和當初的偷盜犯。這家庭，由他擔負以來，却還頗優裕的。可是兒子周遊一向是不作正事，說來這也是他生平養成的格性了。父親是不能管理他的，因為幼時，父親就沒有機會管理一句，現在儼然是個健壯的小伙子，縱使他是法官，又有什末用！

事過半年，他忽然失了踪，老法官發現自己底銀行存摺和圖章不翼而飛，曾在報紙上登出了尋子啓事，一連登了兩月之久不獲要領。

一年時光又迅速過去，兩年又過去，三年，四年，報答他的依然是沉寂。他就孤獨獨地一個人，在寂寞的光陰裏呼吸着，冷酷地，惆悵地，一生都在捐壞着自己底願望呢。